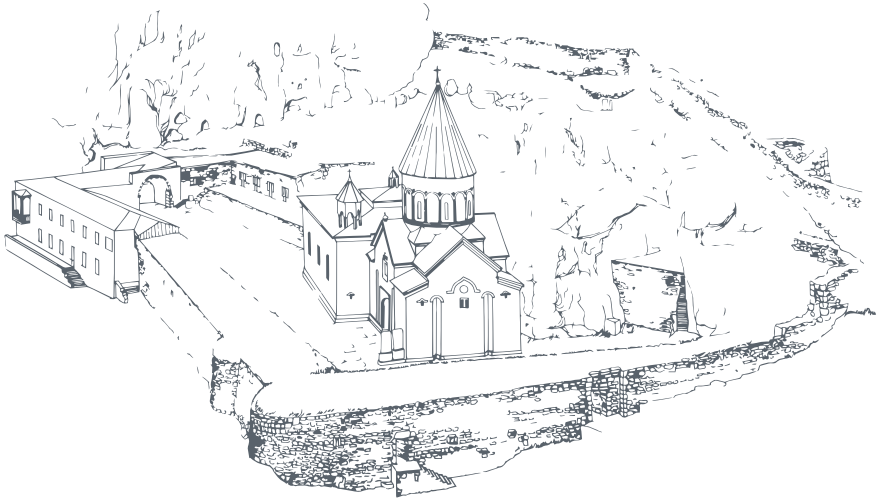
高加索三國文化之旅

2026

丁宏偉 孫德利 編

北京雅典娜國旅



2026 高加索三国文化之旅

A Study Tour of 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in the Caucasus

當我們翻開這本畫冊，看到那些定格的瞬間，我們仿佛又回到了那個夏天。我們看到了旅行中的自己，看到了那些陌生卻又親切的人們，看到了那些獨特的城市風光與文化之美。我們感受到了旅行的意義，感受到了那份跨越國界與文化的共鳴。這趟南高加索之旅，將成爲我們心中永遠的回憶，成爲我們生命中一段珍貴的記憶……



图 I 南高加索行程图

行程日期：2026 年 7 月 27 日—2026 年 8 月 12 日
行程路线：北京—巴统
学术领队：孙德利
阿塞拜疆导游：塔拉娜（娜娜）
格鲁吉亚导游：玛卡
亚美尼亚导游：卡娅
团队成员：丁宏伟、胡继晔、向阳、孔嘉、刘佳琍、黄辰、周立英、周文利、黄丹阳（因故未能成行）、朱松田、戚红、戚峻熙、胡菁、于栋、李兰芳

序言



图 II 领队：孙德利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也许就是不断地跨过边界，走过边界。希腊神话里，有一位神专门管这事，他叫赫尔墨斯。他能穿越生与死，穿越冥界，来去自由。能跨过边界，就是“自由”。所以赫尔墨斯成了银行家、外交官、小偷、特别是旅行人的保护神，连邮政局都用他的头像做标志。阐释学（hermeneutics）这个词，也是从赫尔墨斯的名字来的。

这次研学把目光投向南高加索三国，是有自己私心的，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是研究西方古代建筑史，所以我一直想亲自去看看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堂。我们这次游学的主题，是文化和宗教的比较，包括早期的波斯拜火教、天主教、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这些宗教和宗教建筑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明显的差异。所以雅典娜旅行社半年前就为我们制定了行程计划，并预定了三位专业而且还会讲中文的地接导游。

一路上，我们在阿塞拜疆的戈布斯坦看了六千年前的岩画（岩刻），一起在少女塔顶观看里海沿岸秀美的巴库风光，在巴统的度假酒店露天餐厅里一起看过黑海的落日，一起穿越千年的军事古道，来到格鲁吉亚的卡兹别克雪山山顶——当格盖蒂圣三一教堂在卡兹别克雪峰和白云中静静浮现，仿佛千年的信仰与虔诚就矗立在那里，等着我们这些远道而来朝圣的人。

说到底，这趟南高加索之行，本身就是一次“穿越”。我们穿越了国界，从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再到亚美尼亚；穿越了时间，从六千年前的岩画一路走到今天；也穿越了信仰的边界，在拜火教、天主教、东正教和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之间来回行走。每一次跨越，都让我们离“自由”更近一点。而赫尔墨斯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他告诉我们，边界不是用来阻挡人的，而是用来被跨越的。当我们真正跨过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边界，旅行就不只是走过一段路，而是感受了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共鸣。这，大概就是这趟高加索三国之旅带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孙德利

2026 年 8 月 18 日于清华园



图 III 阿塞拜疆国际机场合影，从左至右：周立英、丁宏伟、于栋、周文利、娜娜（阿塞拜疆导游）、朱松田、胡继晔、黄辰、李兰芳、戚峻熙、戚红、胡菁、向阳。黄丹阳临时因故未能成行，孔嘉与刘佳琍提早一天已经抵达巴库。



图 IV 阿塞拜疆导游塔拉娜（Tarana）



图 V 格鲁吉亚导游玛卡（Maka）



图 VI 亚美尼亚导游 卡娅（Gayane）

第一天

2026 年 7 月 29 日 阿塞拜疆 晴

胡菁 | 火启千年：阿塞拜疆初印象

高加索是亚欧大陆最温柔的褶皱，山河交错、文明叠垒，丝路风沙与山海晚风在此相拥。而阿塞拜疆，便是这片狭长腹地最独特的序章。



图 1–1 文章作者：胡菁 （餐厅里随处可见的布塔）（于栋摄）



图 1–2 旅行社特意安排的欢迎早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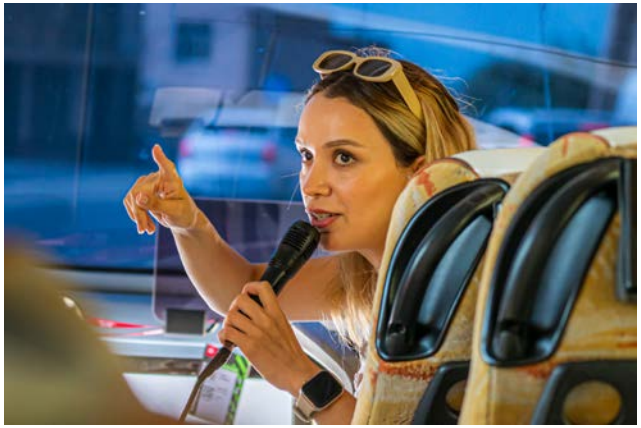


图 1–3 在车上介绍阿塞拜疆历史的娜娜（塔拉娜）（黄辰摄）

当清晨的第一缕霞光穿透云层，飞机缓缓降落在里海西岸，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微风裹挟着里海湿润又粗粝的气息扑面而来，终于抵达脚下这片土地，一个被世人称作“火之国”的国度。

阿塞拜疆，这是一个以“火”为名的国家。国名“Azerbaijan”源自古波斯语“Āturpātakān”，意为“火守护者之地”，之后经过突厥语言的流转，演变为今天的“阿塞拜疆”。

这样的一个名字并非来自神话传说，而是大地的馈赠。阿普歇伦半岛地下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与石油，地层裂隙源源不断地溢出可燃气体，造就无数处千年长明的地火。亘古不熄的火焰，滋养了这片土地早期的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在此留下深深的烙印。

阿塞拜疆是南高加索三国当中国土面积最大、也最富裕的国家。它东临里海，北倚大高加索山脉与俄罗斯相邻，南接伊朗和土耳其，西傍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首都巴库作为独立直辖市，既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古丝路上的重要港口。突厥的血统、波斯的文化、阿拉伯的信仰在这里交织，叠加沙俄、苏联时代留下的深刻印记，多重文明层层堆叠，成就了巴库复杂而独特的城市肌理。

Armood restaurant&lounge

解锁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从美食开始。食物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是地理环境、历史变迁与人文性格的浓缩载体，藏着一方水土独一无二的灵魂底色。

娜娜带我们来到的这家餐厅是一个颇具风情的音乐餐吧，还没坐定，目光已被这里浓烈的本土美学攫住。随处可见的布塔（Buta）纹样（图 1–4），是阿塞拜疆的国家符号，形似卷曲的水滴、含苞的蓓蕾，源头可追溯至波斯，经由丝路传入高加索。Buta 象征丰饶、生命与好运，繁复流畅的曲线，是当地人刻进日常的审美图腾。

四壁悬挂的手工挂毯，更是阿塞拜疆文明的载体。阿塞拜疆地毯编织艺术于 2010 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代代织匠以羊毛、蚕丝为料，把神话、植物、几何符号编织进经纬，每一块地毯的配色、纹样，都对应着不同地域部落的文化密码，它不仅是家居织物，更是可以铺展阅读的民族史书。



图 1–4：墙上的 buta 纹样装饰陶盘（胡菁摄）





图 1–6 卖水人 Tulukhchi（胡菁摄）　图 1–7 高压自喷井 gusher 井喷（胡菁摄）



图 1–8 Təndir Çörəyi（腾迪尔馕，坑烤厚馕）（胡菁摄）

餐厅一侧的老照片墙，封存着巴库远去的岁月，却藏着读懂这座城市的诸多“密码”。



图 1–5：木卡姆乐队合影（胡菁摄）

这张黑白影像（图 1–5），定格了百年之前木卡姆乐师的合影。

木卡姆（Mugham）是阿塞拜疆古典音乐的最高形式，2003 年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它并非固定乐谱的乐曲，而是一套完整的调式套曲艺术，承袭波斯 – 高加索音乐体系，依靠师徒口传心授，依托乐手现场即兴演绎，吟唱古典伽扎尔诗歌，诉说爱恋别离，也寄托苏菲神秘主义对灵魂的求索。

第二帧老照片（图 1–6）记录了沙俄时代巴库街头的卖水人 Tulukhchi。男子背负传统铜制储水大壶 aftafa，彼时近代供水系统尚未建成，老城没有自来水管网，流动小贩奔走街巷，向路人兜售山涧清泉。小小的一张相片，照见石油繁荣前夜，老城平凡市井的烟火。

第三张照片（图 1–7）是属于巴库的轰鸣记忆：19 世纪末，诺贝尔兄弟石油公司在此开发油田，开启巴库轰轰烈烈的石油热潮。画面里高压自喷井 gusher 井喷，黑色原油冲破地表漫天喷涌，受制于当年的技术，大量能源白白耗散。滚滚黑雾之下，财富涌入这座城市，欧式大楼拔地而起，古老的巴库，就此被拖入近代化的洪流。

在浓郁的民俗氛围中，一顿兼容多元文明的本土早餐，让我们沉浸式触摸阿塞拜疆的烟火底色：波斯文明赋予其细腻的调味哲学与干果入菜的传统，突厥和奥斯曼文明奠定了面包、乳制品、肉食的饮食基底，而沙俄与苏联的百年浸润，又为餐桌增添了些许斯拉夫饮食特色。

面食是三餐不变的核心，其中腾迪尔坑烤厚馕最具本土特色。面团置入高温馕坑炙烤成型，出炉后蓬松暄软、气孔细密，裹挟醇厚质朴的麦香，是阿塞拜疆人世代离不开的主食。搭配柔韧轻薄的拉瓦什薄饼，辅以各式手工奶酪、蜂蜜、树莓果酱与新鲜奶油，咸甜交织、口感丰富。餐桌上的新鲜黄瓜、番茄与本土橄榄，清爽解腻，构成最地道的高加索家常风味。



图 1–9 Pancake 美式松饼、Blinchiki 布林奇基（胡菁摄）

受俄罗斯饮食文化影响，布林奇基甜薄卷饼包裹奶油甜馅、淋缀树莓糖浆，松软的松饼搭配浓郁巧克力酱，



图 1–10 橄榄、树莓酱（水果酱）、各种奶酪、奶油、蜂蜜、巧克力酱（胡菁摄）



图 1–11 阿塞拜疆红茶（胡菁摄）

这类西式甜点点缀席间。虽非本土传统吃食，却早已融入巴库现代城市生活，成为日常经典茶点。

阿塞拜疆三餐食材结构相近，午餐会增设特色浓汤，早餐偏向简约清淡。而贯穿所有餐食的，是刻入民族骨髓的红茶仪式。用餐完毕，侍者会呈上标志性的梨形 Armudu 玻璃杯，盛满浓酽红茶，搭配方糖与果酱。当地人偏爱甜度饱满的茶饮，这份习俗承袭于古波斯茶文化，与伊朗北部一脉相承。在物资匮乏的古代，砂糖是珍贵奢侈品，以甜茶待客，是当地人最诚挚、最隆重的待客礼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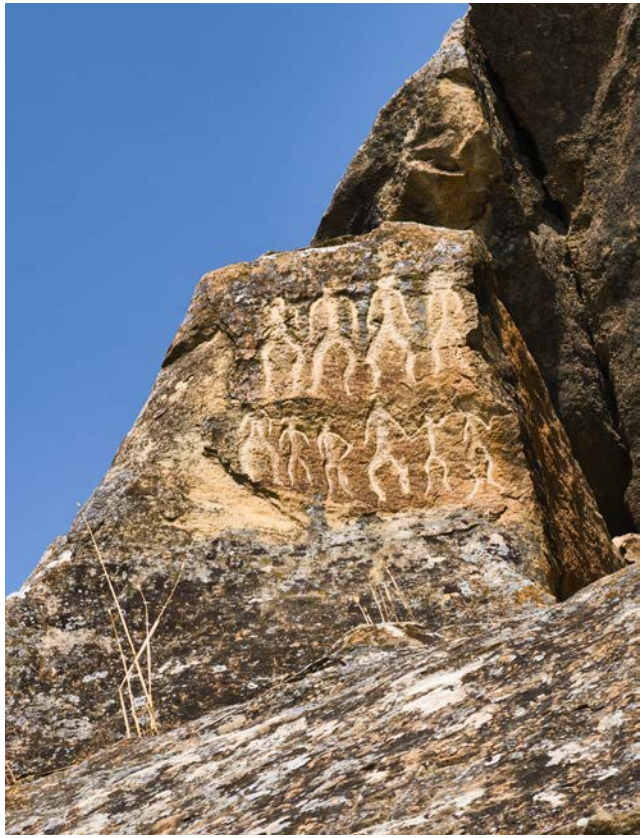


图 1–12 戈布斯坦岩刻（胡菁摄）

戈布斯坦岩画保护区

饱餐过后，我们驱车向南，奔赴戈布斯坦。阿塞拜疆的行政结构属于扁平化管理，拥有 1 个自治共和国（纳希切万 – 飞地）、66 个行政区和 11 个直辖市。戈布斯坦便是其中独立的一个行政区，在阿塞拜疆语里，它的名字意为“沟壑纵横之地”。在这里不仅能看到众多的泥火山，还有以史前岩画闻名于世的戈布斯坦岩画保护区。

数万年前，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远古先民在此栖息，将他们的信仰、生存图景，一凿一凿镌刻在砂岩



图 1–13 戈布斯坦音乐石（Gaval-daş）（胡菁摄）

崖壁之上。整片保护区留存超过六千幅岩刻，生动展现了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狩猎奔逐的野兽、扬帆的船只、部落祭祀、人群起舞，万千图像，是高加索大地最古老的图像史书。

这是戈布斯坦最经典的一块岩刻（图 1–12），岩石分为上下两排，一共十个人形图像。上排四人形体高大，双腿大大岔开，肢体舒展张扬；下排六尊尺寸稍小，人物姿态各不相同，有人叉腰而立，有人抬手舞动。先民没有刻画五官，只用极简的线条夸张四肢动态，记录下一场氏族集体祭祀舞蹈。数万年前，部落在此举行巫术仪式，或是狩猎前的祈福，狂欢的群像凝固在山石，穿越万年时光，依旧能感受到远古族群澎湃的精神力量。

这是著名的音乐石（Gaval-daş）（图 1–13）。多孔玄武岩质地，敲击不同部位，可以发出高低错落的乐音，是远古人类天然的打击乐器。荒原寂寂，山石无言，却留存着人类最早的乐章回响，穿越万年岁月，依旧诉说着史前文明的浪漫与智慧。



图 1–14 泥火山（黄辰摄）

戈布斯坦博物馆

走进戈布斯坦博物馆，馆内收纳着遗址出土的石器、动物遗存，同时以模型、拓片，复原岩画的原始场景，梳理从旧石器到青铜时代，这片土地上古人类生存演化的脉络。展厅也陈列着大量岩画的复刻，将散落在旷野崖壁之上的图像汇集，帮我们读懂那些没有文字的时代。

泥火山

离开博物馆，我们来到世界闻名的泥火山群，这是阿塞拜疆最独特的自然奇观之一。阿塞拜疆坐拥全球近半数的泥火山，是世界泥火山最集中区域。我们主要考察的是 Gilinj 吉利恩奇官方泥火山保护区，这里大大小小密布着十几座中小型活跃泥锥，高度在 2–8 米左右。地下泥浆裹挟气体不断翻涌喷涌，灰褐的泥浆缓缓漫开，地表褶皱起伏，如同月球表面般荒芜又壮阔。天地无声，大地自涌生机，这份独属于火之国的地质神迹，让人由衷感叹自然的磅礴力量。



图 1–15 泥火山吐泡泡 ~~（胡菁摄）

阿塔什加火神庙（Ateshgah）

下午我们来到巴库东郊的苏拉哈尼（Surakhani），这里是巴库的一个市辖区，我们要去“火之国”阿塞拜疆最负盛名的信仰圣地——阿塔什加火神庙。

走入围墙围合的四方院落，中央矗立一座砂岩砌筑的四方敞亭，便是昔日的圣火祭坛。古时地底天然气自亭心地面喷出，长明的地火在此燃烧不息。最初琐罗亚斯德教徒奔赴此地朝拜地火；到十七至十八世纪，远道而来的印度教、锡克教苦行僧翻山越岭到此朝圣，大规模翻修整座神庙，墙壁至今留存梵文铭文。这处庭院，不是单一宗教的庙宇，而是丝绸之路上，不同信仰彼此相遇共存的见证。如今地下天然气源已经枯竭，人工复刻的火焰依旧跳动。站在庭院当中，触摸斑驳砂岩，仿佛还能看见千百年前，来自不同国度的朝圣者，向着火焰躬身祈祷。

希尔万沙阿博物馆餐厅（Şirvanşah Muzey Restoran）

一日行程的尾声，我们选择了一家颇有历史感的餐厅——Şirvanşah Muzey Restoran 希尔万沙阿博物馆餐厅。这是巴库极具代表性的主题博物馆餐厅，建筑本体由 19



图 1–16 阿塔什加火神庙 Ateshgah（胡菁摄）



图 1–17 火神庙中祭祀的印度教的湿婆（胡菁摄）

世纪公共浴室 Hamam 改造，空间复刻希尔万沙阿王朝时代的风貌，陈设大量本土古物、挂毯与老物件，将美食、民俗、历史融为一体，晚间还可以聆听现场的木卡姆演奏和当地舞蹈表演。

宴席之上，最富有戏剧仪式感的菜肴登场——沙阿抓饭 Shah Plov，Shah 是国王的意思，所以他也叫国王抓饭，是阿塞拜疆的国菜，旧时专供王室盛宴。侍者持刀具，当众切开包裹整锅米饭、由拉瓦什薄饼涂抹黄油烘烤而成的金黄酥脆外壳 Gazmag。外壳破开的瞬间，藏红花浸染的金黄长粒米，焖煮入味的羔羊肉，栗子、杏干、葡萄干混合的香气扑面而来。不同于中亚抓饭米肉同煮，沙阿抓饭将所有食材密封在酥壳内部焖蒸，牢牢锁住全部汁水香气。酥壳香脆，米饭颗粒分明，羊肉醇厚，干果带来柔和甜润，咸甜交织，这道专属于盛大宴席的佳肴，为我们在阿塞拜疆的第一日画上隆重而圆满的句点。

夜幕垂落里海之滨，晚风漫过巴库的街巷与楼宇。短短一日，我们触摸过四万年前先民凿刻的岩石，仰望过文明交融的圣火，尝过王室宴席的美味，听过木卡姆悠远的回响。这片以火为名的土地，远古的信仰、石油时代的喧嚣、丝路文明的交融如画卷般依次铺层，在盛夏的光年，为我们打开了南高加索的无尽风光与文明故事，热烈且深沉，厚重且温柔。



图 1–18 火神庙广场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孔嘉、黄辰、周立英、周文利、塔拉娜（阿塞拜疆，娜娜）、刘佳琍、丁宏伟、胡继晔、向阳、胡菁、于栋、李兰芳、戚红、戚峻熙、朱松田

第二天

2026 年 7 月 30 日 阿塞拜疆　晴

胡菁 | 里海城垣：烈火之下的伤痛与荣光



图 2-1 胡菁在少女塔顶（戚红摄）



图 2-2 殉道者之路（胡菁摄）



图 2-3 巴库老城入口（胡菁摄）

南高加索旅途的第二日，我们将用脚步来丈量这座被称为“火之国”的都城。这里一面是独立之后现代都市的蓬勃生长，一面是丝绸之路上沉淀千年的文明厚土；长明的纪念之火、石油时代的豪门宅邸、中世纪城墙包裹的老城，为我们揭开阿塞拜疆跌宕往复的历史长卷。

高地公园（殉道者巷、永恒之火纪念碑）

清晨，我们登上高地公园，这里是俯瞰巴库市区、里海和火焰塔的最佳之处。向前望去，澄澈的里海在日光下泛着粼粼波光，海岸线向远方无限延展；三座形如跃动火焰的火焰塔矗立在城市之间，玻璃幕墙反射着明亮天光；脚下，老城灰褐色的中世纪屋顶错落排布，新旧两种景观毫无割裂地相融在一起。古老文明的余韵与现代都市的锋芒在此相遇，构成了巴库独有的城市风貌。

然而，高地公园并不仅仅是一处观景的休闲园林，更是阿塞的精神地标。这里旧称基洛夫公园，是苏联时期修建的城市公园。苏联解体后改造为殉道者纪念陵园。园区南部，便是庄严肃穆的殉道者巷。沿着平缓的步道向前行走，右手边的墓碑静静伫立，一方方石碑之下，皆是曾热烈鲜活的生命。他们之中，有 1990 年 “黑色一月事件” 之中罹难的普通平民，也有纳卡战争中以身殉国的青年将士。很多墓碑之上，还留存着逝者年轻的肖像照片。阿塞拜疆本身就是一本写满破碎与重建的史书：帝国更迭、地缘拉扯、文明碰撞轮番在此上演，旧的秩序反复瓦解重构，人们却从未丢失扎根生活的底气。

陵园中轴线的终点，是永恒之火纪念碑。这座 1988 年落成的纪念建筑，以八面体纪念亭包裹中央长明火盘，八角星的造型巧妙呼应阿塞拜疆自古延续的火信仰，天然气供给的火焰终年不息，成为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纪念符号。每年的 1 月 20 日，民众会自发来到这里敬献鲜花，追思逝去的同胞。火，这个贯穿阿塞拜疆文明的意象，在这里脱离了古代拜火教的神性，化作对生命与家国的深切缅怀。站在纪念碑前远眺，里海、新城与老城尽收眼底，方才懂得，眼前这片繁华烟火，正是无数牺牲者所求的安宁。

阿塞拜疆国家历史博物馆

离开高地公园，顺着缓坡下行，我们漫步经过里海滨海大道。绵长的海岸步道依海湾延展，海风驱散正午



图 2–4 历史博物馆参观（胡菁摄）

的燥热，往来的本地人与游人在此休憩，滨海的喧嚣与方才陵园的肃穆形成微妙对照。一路前行，便抵达阿塞拜疆国家历史博物馆。

这栋恢弘华丽的建筑，原本是巴库石油时代传奇人物哈吉·泽纳拉布丁·　塔吉耶夫的私人宅邸。塔吉耶夫出身贫寒，几乎不曾接受系统教育，却乘着巴库石油崛起的浪潮积累起巨额财富；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大量财富投入公共事业，兴办女子学堂、学校、剧院与城市供水系统，是近代阿塞拜疆社会发展之中举足轻重的慈善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宅邸被收归国有，正式改造为国家历史博物馆沿用至今。

馆内共收藏文物近 30 万件 / 套，完整串联起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当代的阿塞拜疆通史。除史前石器、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金银器物、海量古代钱币、中世纪手稿与民族织物之外，建筑本体本身也是珍贵的展品。二层复原了塔吉耶夫故居九间原始房间，书房、闺房、餐厅保留着原版陈设，镜面拼接的天花板、精致的橡木护墙板依然光彩依旧；欧式大厅线条庄重典雅，摩尔式东方大厅则极尽华美，镀金拱券、巨型水晶吊灯与彩色玻



图 2–5 少女之塔（丁宏伟摄）

璃窗，还原了一百多年前石油大亨宅邸的盛世光景。穿行展厅，一边触摸远古先民留下的遗存，一边回望石油繁荣时代的世俗生活，建筑与馆藏彼此印证，让参观者得以读懂这片土地文明流转的脉络。

巴库老城（少女塔、希尔万沙阿宫殿）

午后，我们踏入伊切里谢赫尔（Icherisheher）——巴库老城。老城整体于 2000 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被保存完好的十二世纪中世纪城墙完整环抱，是外高加索保存最为完整的中世纪内城，也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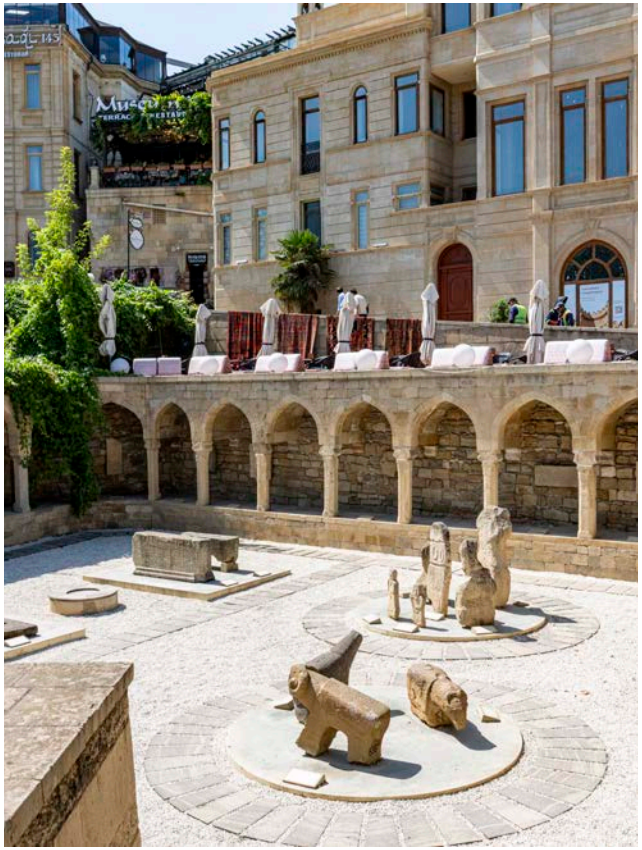


图 2–6 老城一景（黄辰摄）

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贸驿站。踏入老城城门，外界的车马喧嚣瞬间被隔绝在外。迷宫一般的石板街巷蜿蜒曲折，浅黄褐色石材砌筑的老房子紧紧相依，狭窄巷道两侧散落着古旧商栈、浴场遗址、手工艺作坊。脚下被岁月打磨光滑的石板，千百年间，曾走过波斯商人、阿拉伯行者、高加索本地的百姓，千种文明在此交汇沉淀。

老城之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地标当属少女塔（Maiden Tower）。这座石质巨塔主体可追溯至十二世纪，地基之下，还叠压着更早时代的建筑遗存。厚重的石灰岩层



图 2-7 途经 1968 年苏联电影《钻石之手》经典镜头打卡地点（胡菁摄）



图 2-8 胡菁、刘佳琍、李兰芳三位老师“重现”《钻石之手》经典画面（戚红摄）



图 2-9 阿塞拜疆国家历史博物馆（胡菁摄）

层垒砌，塔身微微向内收束，历经千年地震与战火屹立不倒。关于少女塔流传着诸多凄美的民间传说，公主殉情投海的故事流传最广，但直至今日，这座古塔最初的功用依旧留有诸多谜团，防御工事、拜火教祭祀塔等假说各有依据，为它蒙上一层神秘面纱，成为高加索最富盛名的古代建筑符号。沿着塔内的螺旋阶梯登上塔顶，能够俯瞰老城成片的屋顶，远方里海的海面辽阔无边，千年光阴仿佛在眼前缓缓流淌。

离开少女塔，步行十分钟左右，便抵达老城的另一处瑰宝：希尔万沙阿宫殿（Palace of the Shirvanshahs）。

十五世纪，希尔万沙王朝将都城迁到巴库，这座皇家宫殿建筑群便应运而生，是中世纪阿塞拜疆伊斯兰建筑艺术的巅峰代表。整座宫殿以当地石灰岩砌筑，没有繁复浮夸的装饰，依靠精准的石材切割、克制优雅的拱券与几何石刻彰显美感。建筑群不只有主宫殿，还囊括皇家陵寝、宫殿清真寺、中世纪浴场、地下蓄水池等全套设施，是一套功能完备的皇家院落。院落之内，石刻铭文、几何纹样无声诉说王朝过往，站在庭院之中，既能看见波斯建筑的影响，也可以读到高加索本土独有的建造语言，多种文化在此交融共生。王朝覆灭之后，宫殿历经风雨，却完整保留下来，和少女塔、老城城墙一道，共同构成巴库老城世界遗产的核心。行走在宫殿的廊庑之间，指尖抚过饱经风霜的石墙，十五世纪希尔万王朝的繁华盛景，依稀可以想见。

暮色将至，夕阳斜斜洒在老城的石墙上，给浅黄的石头镀上一层暖金色。我们在老城原址复刻苏联喜剧《钻石手》的场景，演绎《罗马假日》中 Mouth of Truth 的情节，和街边的小贩用互相都听不太懂的语言讨价还价 .....

我想，巴库的最动人之处，或许就在于它并不割裂过往与当下。高地公园长明的火焰铭记民族的伤痛；石油大亨的宅邸诉说近代的沉浮；老城的城墙、古塔与宫殿，封存着丝路时代的文明记忆。现代摩天楼宇与千年



图 2–10 老城一景（从浴室下方拍照）



图 2–11 巴库老城城墙外尼扎米·甘贾维阿塞拜疆国家文学博物馆

古迹并肩而立，火之国的过往，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遥远故事，而是流淌在城市血脉之中，时时都能被触摸、被感知。历史、信仰与烟火人间，生生不息。



图 2–12 胡继晔教授和夫人在老城墙下合影（戚红摄）



图 2-13 巴库老城游览：从左至右分别是：胡继晔、孔嘉、塔拉娜（阿塞拜疆，娜娜）、朱松田、胡菁、于栋



图 2-14 巴库火焰塔下小广场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刘佳琍、孔嘉、胡继晔、周立英、周文利、向阳、李兰芳、胡菁、于栋、黄辰、丁宏伟、戚红、戚峻熙、朱松田、孙德利

第三天

2026 年 7 月 31 日 晴

刘佳琍 | 高加索且行且品酒，酒能融爱增友情



图 3–1 文章作者：刘佳琍（黄辰摄）



图 3–2 葡萄藤油画

我品酒十几年了，一直有固定的品酒小组，大家定期凑在一起盲品、横向对比各国酒款，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的各大产区我也实地跑过不少酒庄。酒区满山遍野的葡萄园总是赏心悦目，葡萄藤婀娜舒展、硕果串串，也成为我绘画的灵感。有一年从意大利 Piedmont 酒区旅行回来，我还画了一幅 Barola 葡萄藤的油画。葡萄枝蔓绵延、紫绿葱葱，寓意多子多福，我把这幅画给了朋友新婚的儿子，把这份和葡萄有关的美好祝福送了出去。

见过新旧世界形形色色的酒款，本以为自己对葡萄酒的品鉴体系已经成型。当得知这趟行程要去往高加索格鲁吉亚，这片被誉为拥有 8000 年酿酒历史的葡萄酒发源地时，我心一动，马上报了名，早早开始期待这个从来没有涉猎过，却因为是斯大林钟爱葡萄酒的核心产区而大名鼎鼎的小众目的地。行程定制过程中，我还特意叮嘱组织者燕子，一定要安排去格鲁吉亚当地酒庄，



图 3–3 世界上最古老的克韦夫里酒罐在格鲁吉亚被发现（8000 年前）

喝上斯大林偏爱的那款经典红酒。我提前做足了功课，打定主意这趟旅行的品酒环节，绝不是走马观花的游客打卡，而是带着探究心的深度体验。

7 月 28 号我们抵达阿塞拜疆，一路且行且品就此拉开序幕。第一次品酒是随性开启的，晚饭安排在山间高处的凉台露天餐厅，我跑到酒吧选了款 Savalan 霞多丽；考虑到同行团友并非都是资深酒徒，还特意挑了款易饮的俄罗斯版 Prosecco 起泡酒，派对特配。要了个冰桶先 Chill 了一下，白葡萄酒液呈浅浅的金黄色，梨、柑橘混着淡淡的白花香气扑面而来，酸度明亮，几乎感



图 3–4 露天餐厅中在俄罗斯乐队歌手的歌声中翩翩起舞（孙德利摄）



图 3–5 特选午餐红酒（刘佳琍摄）

受不到单宁，口感清爽干净，接受门槛不高，搭配烤肉、沙拉、奶酪都刚刚好。现场有三人乐队开始伴奏，还有漂亮女歌手现场唱歌，山野里的氛围一下子热烈起来。几杯酒下肚，大家跟着音乐轻轻摇摆，平日里矜持的大磨也欣然应邀上台跳舞。热闹的山间小派对，让旅途的松弛感直接拉满。白天赶路暴晒出了一身汗，一口清亮爽快的 Prosecco 滑入喉咙，瞬间驱散了疲惫，不用细细钻研风味，只管举杯享受当下的欢聚时刻就好。

7 月 31 号，行程第三天，我们从阿塞拜疆边境入境格鲁吉亚，直奔心心念念的卡赫季葡萄酒产区。这里是公认的葡萄酒发源地，考古实证拥有 8000 年酿酒文化，而我们要去的 Khareba 酒庄更是名气鼎鼎，最震撼的就是那条开凿在高加索山体内部、长达 7.7 公里的隧道酒窖。入口处每人领到一条红披肩，踏入幽深的山体酒窖，温度骤然降低，眼前遍布储酒设备；格鲁吉亚国宝级的 Qvevri 陶罐酿酒工艺还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硬件条件直接拉满，这也是我整趟旅途最期待的一站。出发前一晚，我还在旅行群里抒发满心期待，脑子里早已脑补出陶罐酒该有的模样：饱满的果香、皮革气息，扎实的单宁和完整的酒体结构。

可真正坐下来品鉴陶罐白葡萄酒的时候，我的情绪一下子跌到了谷底。这款酒酒体呈现出漂亮的琥珀色，外观上完全符合传统陶罐酒的特征，可入口之后，风味单薄得超乎我的想象，几乎没有花香果香，平淡得近乎寡淡，完全没有我预想中的层次、单宁骨架和陈年带来的复杂气息。那一刻巨大的期待彻底落空，我第一反应就是，酒庄大概率给我们的是面向游客的基础款酒，并不是真正有底蕴的陶罐珍藏款。我心里憋着一股执念，总觉得自己还没喝到格鲁吉亚陶罐酒该有的味道，一路上都在想方设法找回那份厚重感。











图 3–6 酒庄门口（周立英摄）；图 3–7 餐厅酒庄（刘佳琍摄）；图 3–8 亚拉拉特山白兰地博物馆（周立英摄）；图 3–9 亚拉拉特山白兰地（刘佳琍摄）；图 3–10 斯大林喜欢的红酒（刘佳琍摄）



图 3–11 亚拉拉特山白兰地博物馆

之后的行程里，品酒的机会一直没断。晚餐时我们常会询问店家有没有 Qvevri 本地酒，试图从中找到我期待的风味。第八天我们去到姆茨赫塔（Mtskheta），这座有着 3000 多年历史的格鲁吉亚古都，品酒的地方就挨着午餐餐馆，是藏在古城里的街边小酒庄，没有宏大的酒窖，只有烟火气十足的小酌时刻。我还专门品鉴了斯大林喜爱的那款半甜红葡萄酒，可喝下来依旧风味简单，酒体结构偏弱，并没有我熟悉的旧世界葡萄酒那般馥郁复杂。一路喝下来，我慢慢开始动摇，或许并不是酒庄给错了酒，而是格鲁吉亚传统陶罐酒本身的风格，就和我深耕多年的法意葡萄酒体系截然不同。它的魅力，也许从来都不在于繁复的香气层次，而是古老工艺沉淀下来的质朴，是这片土地最原生的风土表达。我开始试着放下固有的品鉴标准，学着接纳这种独属于高加索的酿酒逻辑。

旅途途中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事，我们邂逅了一款本土之外的蜂蜜威士忌 Whisky Honey。同行的一对夫妻里，妻子每次品酒都格外认真，会仔细记下笔记，丈夫全程跟着打酱油凑热闹，没想到尝过这款蜂蜜威士忌之后，他直接沦陷，主动跟妻子说，以后家里的珍藏酒一定要加上这款。

8 月 10 号，行程走到尾声，安排了高加索本土白兰地品鉴，用烈酒为这趟十几天的葡萄酒之旅画上句号。这时的我，已经彻底放下了用旧世界框架评判高加索酒的执念。品鉴现场，团里的胡教授夫妻也上演了好玩的反转：丈夫本身就爱喝酒，妻子一直总担心他喝太多伤身体，可尝过五年款的 Ararat 白兰地之后，她反而主动提议让丈夫买几瓶存到家里。加上前面入坑蜂蜜威士忌的丈夫，两位原本置身事外的“清醒旁观者”，都被高加索之行遇到的佳酿打动、融化了。

回望高加索这一路，从 6 月满怀期待地问询行程，到 7 月底在顶级酒庄遭遇巨大的心理落差，再到一路不断试酒求证，慢慢和解接纳，最后在白兰地的品鉴里完成心态闭环。我走过商业化成熟的法意产区，习惯了层次饱满、结构完整的葡萄酒，却在高加索读懂了另一种酿酒文明。8000 年的传承，不需要复刻旧世界的工艺风味，它简简单单，却带着活着的历史厚重感。

酒从来不止是杯中风味，更是串联人情的纽带。一杯杯佳酿融化了平日里的拘谨，让矜持的人放开身心起舞，也让夫妻之间多了一份共同的爱好与趣味，友情与爱意都在举杯之间悄悄升温。高加索这一路，我们且行且品，品的是风土佳酿，更是杯酒之中绵长的情谊。

其实品酒这件事本身也很有意思，我们总会带着固有认知去预判风味，可风土和工艺带来的差异，往往会打破我们的固有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格鲁吉亚的陶罐酒，会不会也和我一样，一开始觉得风味太过简单，后来才慢慢品出其中的韵味？



图 3–12 巴统黑海岸边品酒（于栋摄）

刘佳琍 2026 年 8 月 27 日

第四天

2026 年 8 月 1 日 格鲁吉亚第 1 天 晴

山海相望，风月寻心
——游历高加索之记



图 4–1 文章作者：朱松田（戚红摄）



图 4–2 格鲁吉亚的西格纳吉小镇

在舍基老城狭窄的石板路上散步时，那些雕花的木制阳台、弯曲的巷道、墙上斑驳的砖石，都还带着中世纪的味道。这座曾是丝绸之路重要驿站的小城，天亮之后反而更像一个古老的梦了——而我们正从梦里醒过来，准备跨过一道国境线，走进另一个国家。早餐后车子朝着边境驶去，窗外的景色从舍基的丘陵渐渐变得开阔。路边的房屋越来越少，偶尔能看见几头牛慢悠悠地穿过公路，脖子上的铃铛发出空洞的响声。阿塞拜疆一侧的边境站比想象中简单，一座白色的平房，几个穿旧制服的工作人员慢吞吞地翻着护照，盖章，抬眼看看人，又低下头去。车子滑过一道减速带，轮胎碾过一小段砂石路——格鲁吉亚的土地就这么无声地接住了我们。

车子行驶着，路边开始出现卖葡萄酒的摊子，木架子上摆着各色陶罐和玻璃瓶，塑料棚子上的招牌画着一串肥硕的紫葡萄。司机放慢了车速，说了一句——卡赫季到了。抬眼望向天空，这般澄澈透亮的蓝，竟瞬间叫人想起新疆吐鲁番上空的天色。同样是被群山环抱的葡萄之乡，同样漫长充足的日光，可两种蓝又藏着全然不同的气韵。卡赫季扎根阿拉赞河谷，背靠大高加索余脉，空气常年带着湿润水汽，天空时常浮着蓬松柔软的云。可以说，卡赫季河谷的蓝，裹着河谷云雾轻绕的温婉。而吐鲁番的长空一望无际，辽阔坦荡，带着“火洲”独有的热烈苍茫。可以说，吐鲁番盆地的蓝，照着戈壁烈日铺展的赤诚。万里相隔的两片土地，一样干净纯粹的蓝天，遥遥呼应，各自盛载一方风土与葡萄香气。

走进 Khareba（卡列巴）酒庄，这里藏着八千年酿酒文明。七公里岩石隧道酒窖顺着高加索山体向内延展，岩壁隔绝外界河谷的暖意，洞内终年锁着 12 ~14° C 的



图 4–3 抗议政府的游行队伍（丁宏伟摄）

湿度，绵长幽暗的通道里，成百上千只蛋形奎弗利陶罐半埋土中，陶罐内壁封着蜂蜡，依靠山体岩层天然控温，静静承接着葡萄汁漫长的发酵与陈酿，让鲜果汁液在沉静阴凉里缓慢沉淀。

这是完全不同于吐鲁番盆地旷野葡萄沟山坡上连片矗立的阴房。戈壁坡地上，“火洲”的阴房以本地黏土夯筑土坯，四壁凿满蜂窝状通风方孔，不遮天光却隔绝直射烈日，层层木架悬垂串串鲜葡，借盆地昼夜不息的干热风循环对流，三十余天慢慢抽走鲜果水分，凝缩成葡萄干的甜香。

两处建筑同是人类借地利驯化葡萄的古老智慧，却顺着截然不同的天地气韵生长。一藏于深山岩石之下，酿流动酒浆；一立在戈壁坡野之上，凝风干蜜果。万里相隔，两种依托土地而生的葡萄工坊，一阴一透、一凉一干，刚好对应两片土地截然不同的蓝天与风土。

去看博德贝修道院。山坡上的柏油路尽头是一段碎石小路，修道院就立在最高处，灰色的石墙在正午的光线下泛着暖白色。圣尼诺的墓地就在教堂正厅里，石板上刻着简单的十字纹样。四世纪，这位来自卡帕多西亚的女传教士从山顶上举起木制十字架，格鲁吉亚人看见



图 4–4 老朱与欢乐的孩子们合影（黄辰摄）

了，从那之后，基督教就扎下了根。

立于博德贝修道院的青石板坡地，翠柏环抱石砌穹顶，目光漫过铺满葡萄藤的阿拉赞河谷，远山覆着高加索积雪。这一刻心境竟与站在五台山显通寺高台别无二致：同样是开山千年的信仰祖庭，同样踞半山俯瞰一整片丰饶谷地，博德贝修道院藏于幽谷，自带隐秘清冷的神性，是西式信仰与自然的相融共生；五台山显通寺建于山间高台，以禅钟藏住山河安宁。不同的营造格局，藏着不同文明对天地、信仰的独特解读。

旅途暮色时分，驻足第比利斯，老城小巷，空气里浮动着萨别拉维葡萄酒醇厚的果香，街边酒馆敞开木门，游人与本地人围坐桌前，陶罐盛酒、瓷盘堆满芝士饼与烤肉，闲谈声松弛散漫。

这松弛的夜景，让我想起成都的街头巷尾。而此



图 4–5 随时随地都能休息的老朱（孙德利摄）

刻那些坐在竹椅上的茶客们，就着盖碗茶聊着家长里短，没有谁在意千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北伐。但细想起来，成都这种深入骨子里的闲散，何尝不是历史沉淀出的智慧呢？这座城见证过太多成败——诸葛亮的出师表写得慷慨，姜维的九伐中原尽皆徒劳，最后邓艾的奇兵一到，蜀汉的旌旗便落了。或许正是看透了“是非成败转头空”，成都人才选择把日子过得缓一些，再缓一些。茶凉了再续，话断了再接，太阳落了明天还会升起，急什么呢？

一样的慢，一样的把日子拉成丝。只是第比利斯，城市的灯光从远山的轮廓后面涌出来，起初是几点零星的亮光，慢慢地连成一片暖黄色的海洋。而成都的慢里掺着竹木的青翠，掺着千年前那场轰轰烈烈之后的淡然。一个是被时间打磨后的沉静，一个是在成败兴废间悟出的从容。

我忽然觉得，所谓寻找自我，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对照里明白：不管是急是缓，是进是退，是轰轰烈烈还是平平淡淡，终究要在各自的时间里，寻找一个安放自己的位置。英雄想把名字刻进史书，凡人只求把日头坐进黄昏。谁比谁更幸运，谁又说得清呢？跨越山海，莫不藏着相同的人生真谛：烟火从容，便是心安。

第五天

2026 年 8 月 2 日 格鲁吉亚第 2 天 晴

戚红 | 卡兹别克山的传说



图 5–1 文章作者：戚红在阿娜努里要塞（胡菁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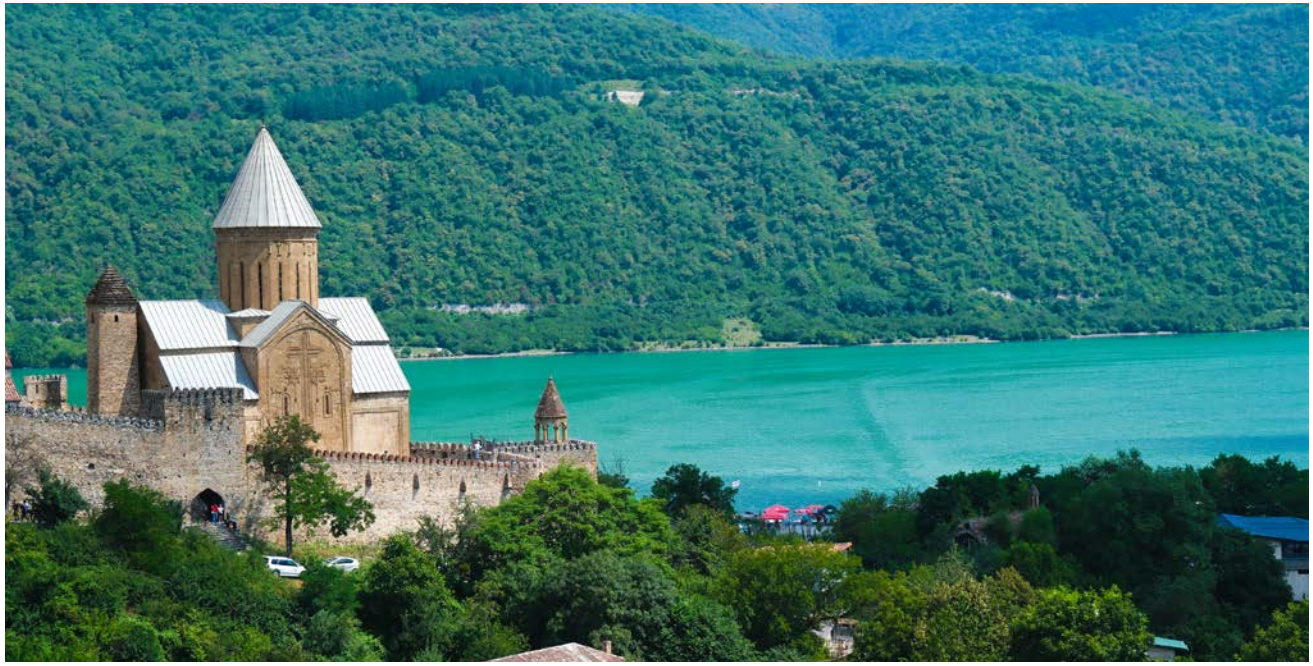


图 5–2 阿娜努里要塞：湖山环抱，石砌古堡与尖塔静立，碧湖如缎，绿林叠翠，岁月悠然。（戚红摄）

如果世间真有上帝遗落的后花园，那一定藏在格鲁吉亚的高加索群山之间。

旅行的第五天，我们暂别城市的喧嚣，沿着举世闻名的格鲁吉亚军事公路深入群山腹地。这条翻越高加索的千年古道，是欧亚交界线上最壮丽的山路之一，数百年来枕着山谷长风、奔涌河水与皑皑雪峰，见证过商贸驼队的络绎不绝，承载过金戈铁马的岁月沧桑，联接着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历史过往，也藏着高加索最极致的自然风景与古老的传说。一路向前，在高山、草甸、河流递进间，逐一解锁高加索山脉独有的辽阔与温柔。

沿公路前行，我们的第一站是曾经上过《孤独星球》杂志封面的阿娜努里要塞。这座始建于十三世纪，扩建于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堡垒群，矗立在阿拉格维河畔，依山傍水、扼守河谷，曾是阿拉格维地方领主的府邸，也是古时高加索河谷最重要的军事防御要塞。在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与战火洗礼后，要塞依旧保存完好。高耸的防御塔笔直伫立，守望奔流不息的阿拉格维河。要塞内部的古老教堂静谧肃穆，穹顶残存的壁画依稀可见昔日的宗教荣光。外部厚重的石墙则雕刻着格鲁吉亚独有的葡萄藤十字架，砖石缝隙里凝结着中世纪格鲁吉亚人的建筑智慧。在这里，历史与信仰的痕迹触手可及。站在要塞高台远眺，蜿蜒的河流缠绕着青翠山谷，层叠的山峦铺向远方天际。

耳边飘过一阵清脆的笑声，我被这毫不掩饰的欢乐所吸引，回头瞧见几位年轻姑娘，她们齐挨挨地坐在高台上，拿着手机互相拍照，边拍边看边笑，我也情不自禁举起手中的相机按下快门。

告别古堡，车行片刻便抵达金瓦利水库，这里是苏



图 5–3 戚红、胡菁、戚峻熙 站在卡兹别克山前（孙德利摄）

联时期修建的人工湖，是高加索群山之中藏不住的翡翠秘境。群山环抱之间，湖水呈现出通透治愈的翡翠蓝，澄澈如镜，倒映着两侧层叠的青山与天边流转的云朵。作为第比利斯重要的饮用水源地，金瓦利水库滋养着一方百姓，也装点了漫长的山间公路。这座人工湖泊静谧而温润，隔绝了外界喧嚣。一阵清风掠过湖面，泛起层层细碎涟漪，勾住了行人匆匆脚步，也留下阵阵温柔。

我们继续向上攀升，穿过层叠的山谷与浮动的云絮，骤然抬眼的刹那，卡兹别克雪山猛地撞入眼底，瞬间一阵猝不及防的震撼袭来，是那种无声且磅礴的灵魂震颤，所有喧嚣与心绪尽数被这横亘苍穹的巍峨吞噬。五千余米的海拔之上，几座山峰错落交织成浑然天成的壮阔轮廓，山体似乎被天地间最凛冽的刀锋削去冗杂褶皱，也削去了所有俗世的柔和，只余下笔直陡峭的山脊。主峰如冰雪圣剑，孤绝、凌厉，带着亿万年沉淀的肃穆与苍凉，近乎垂直地刺破翻涌的云海，傲然凌驾于群峰之上。山体上半段常年被万古不化的冰雪包裹，厚厚的冰川覆满山巅，凝作一片纯粹圣洁的银白。阳光照耀时，冰雪折射出清冽通透的寒光，不艳不媚，带着疏离尘世的清冷，云层缠绕在半山之间，将巍峨的山腰轻轻遮掩，让整座雪山似悬浮于天地之间的仙境，虚实相生，渺然壮阔。山体下半段沉藏着暗色的嶙峋岩骨，粗粝厚重，那是大地苍劲的肌理纹路。

我抬头仰望着这座冰雪巨峰静默。风掠过山谷，携着雪山凛冽的气息拂面而来，行途的疲惫、尘世的纷扰、心头的思虑，在这极致的宏大面前，瞬间渺小如尘埃。习惯了细碎风物的我，还未见过这般兼具凌厉与圣洁的景致，它不似温柔山水般惹人亲近，而是以亘古伫立的姿态，带着山川独有的威严与沉静，俯瞰世间万物。它历经千万年风雨晨昏，看遍云卷云舒，始终孤绝而立，清冷又赤诚，磅礴又温柔。那一刻忽然懂得，真正的山河壮阔无需张扬造势，只需静静伫立，便足以让人心生敬畏、俯首动容。心底翻涌的震撼，是被天地大美治愈、被自然磅礴包容的澄澈与动容，久久萦绕，难以平静。

卡兹别克山，位于格鲁吉亚北部的大高加索山脉东南部，北邻俄罗斯边境，海拔 5033 米，属于大高加索山脉最著名的山峰，是一处休眠火山，也是格鲁吉亚人民心中的圣山。传说英雄阿米拉尼，如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敢于反抗神明，为人间盗取火种，最终被禁锢在卡兹别克雪山深处。千百年来，这个传说在高加索山谷间代代流传。

与雪山紧密相依的是格尔盖蒂圣三一教堂。作为高加索地区珍贵的宗教遗存，圣三一教堂承载着厚重的东正教历史。中世纪的格鲁吉亚，群山阻隔、战乱频发，但这片偏远的雪山孤境，却成为信徒们坚守信仰的净土。数百年来，教堂远离市井繁华，独自伫立在 2170 米的高地上，见证无数信徒的朝圣。它不仅是宗教礼拜的场所，更是格鲁吉亚人民信仰的寄托、精神的归宿。极简的石砌建筑，没有华丽的装饰，却以最纯粹的姿态，背靠卡兹别克雪峰，直面辽阔无边的高加索群山，诠释着虔诚、坚韧与坚守，构成世间独一无二的极致画面，它是地球上“离天堂最近的教堂”。

十九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远赴高加索，被这片雪山圣境深深震撼。彼时的他正值人生放逐阶段，远离上流社会喧嚣、深陷人生困顿，而巍峨圣洁的卡兹别克雪山、凌空独立的山顶教堂，治愈了诗人的迷茫与怅惘，唤醒了他对自由、信仰与永恒的思考，留下传世诗作《卡兹别克山上的修道院》。

卡兹别克山哪，你耸立在群山之上，

你那帐篷似的巍峨的峰巅，

闪耀着永远不灭的光芒。

你那隐藏在云彩后面的修道院，



图 5-4 向阳 & 胡继晔在卡兹别克修道院前合影（戚红摄）

宛如在天空中漂荡的诺亚方舟，

在群山之上漂浮，若隐若现。

那是我所渴望的遥远的彼岸！

我多么想对山谷说一声“再见”，

登上那视野广阔的峰巅！

我多么想走进那云雾中的小室，

从此隐居在上帝的身边！

在诗人笔下，卡兹别克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山川，而是超脱世俗的精神净土，云端的教堂是救赎与希望的象征。世俗的困顿、人生的怅惘，在雪山与信仰的洗礼下归于澄寂。诗人将对自由的渴望、对精神的追求，全部融入卡兹别克的云端与教堂之中，让这座高加索圣山及教堂，成为跨越时光的精神符号。



图 5-5 向阳 & 俄格友谊纪念碑（戚红摄）

日暮时分，我们告别卡兹别克驱车返回，中途驻足俄格友谊纪念碑，这座 1983 年落成的建筑，是苏联时期纪念格鲁吉亚并入俄国 200 周年而建，也象征两国曾经的友好关系，现立于高加索山脊之上，成为绝佳的观景台。凭栏远眺，深邃的阿拉格维峡谷纵深铺展，层峦叠嶂的高加索山脉连绵无尽，远处雪峰隐约浮现，艳丽的滑翔伞在山谷间飘荡。举目四望，山河壮阔、天地苍茫，极致的全景风光让人真切体会到高加索山脉的磅礴气势。

一日穿行千年军事古道，饱览山川河谷盛景，终在卡兹别克完成精神的抵达。它因神话与信仰成为一方圣地，那些动人的传说、厚重的过往与抚慰人心的力量，都尽数藏于这片群山之中。



图 5-6 卡兹别克修道院，双塔翠巅临风，小径蜿蜒入梦幻。（戚红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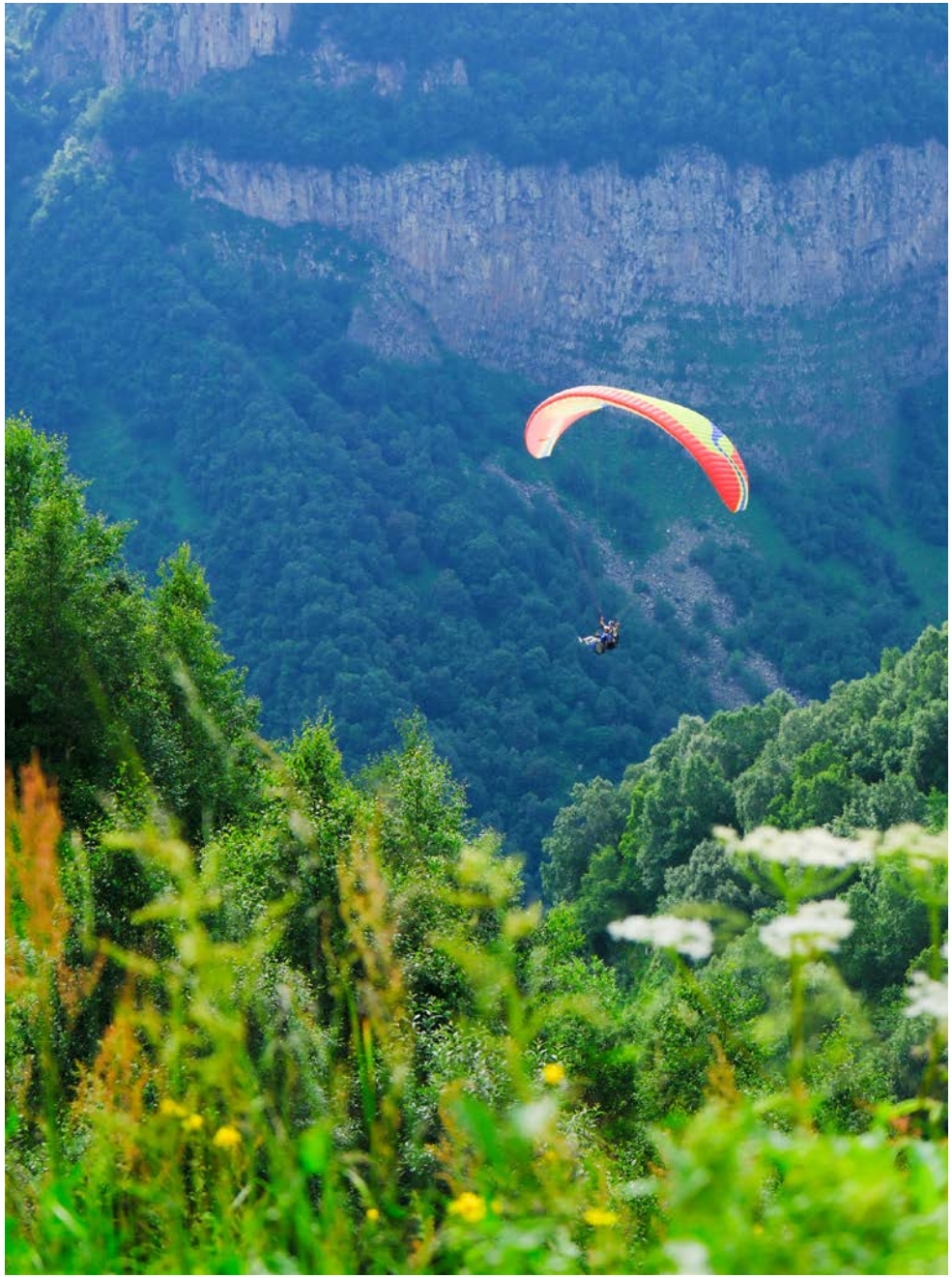


图 5-7 俄格纪念碑山下，红翼掠过碧谷，人悬山风之上，近花摇翠，远壑含烟，光影澄明，心随天远。（戚红摄）

第六天

2026 年 8 月 3 日 格鲁吉亚 晴

孔嘉 | 高加索三国游随笔



图 6–1 文章作者：孔嘉老师（戚红摄）

本人在挑选海外游学团时有个“三高”标准，即：高端，高品，高能。同时，也有“四个期待”，即希望把任何一次游学变成“四旅”，即：体验之旅，学习之旅，交友之旅，分享之旅。毋庸置疑，本次游学达到了本人的期望值。

“三高”“四旅”按其字面理解不言自明。但“四旅”中把体验之旅和分享之旅分别置于头尾是有其内在逻辑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开创者，荣获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在其著名的《思考，快与慢》（2011 年）（中信出版社中译本 2012 年）一书中提出了一对有趣的概念：即经验自我和回忆自我[1]。前者是感性化的，是即时体验，片段化和随意化，可以是瞬间即逝的。而后者则是理性的，是体验中的高光时刻，亮点化的回忆，如旅行中不在乎它的长短和点点滴滴的体验“体验自我”，而在乎回忆旅行中的触发的灵魂一闪念，铭刻在心的理性思考的“回忆自我”。本人在此就依照上述观点把此次高加索之旅的高光时刻若干事情及感触和众位团友分享一下。



图 6–2 格鲁吉亚国徽

一、格鲁吉亚国名小探究

二、斯大林统治时期不为本人所知的若干史实

三、在格鲁吉亚巴格拉特大教堂于 10 岁小信徒的简短但颇有感触的对话

一、格鲁吉亚国名的困惑

一提到格鲁吉亚，本人首先想到的是：它是斯大林和其特务头子贝利亚的故乡，其次是它产生的葡萄酒，特别是斯大林常喝的那款。太太还特意买了一瓶，本人品酒品位尚未达标，因此品尝几口后颇不以为然。关于有关斯大林的若干故事，下文会写。但到该国后，却对格鲁吉亚国名（英文 Georgia）产生小兴趣。据我之前储备的一些知识（在此特别声明，来源只是出自一家 AI 数据库，未经第二，第三家确认，可能存在严重偏差甚至误导，请用批判性的态度谨慎相信）。到了格鲁吉亚，看到他们国徽中央红盾中心有个圣乔治骑着白马，骑士头部环绕圣环，长矛向下直刺恶龙。这个版本是 2004 年的版本，取自中世纪巴格拉特王朝的徽章。圣乔治是公元三世纪罗马的骑兵军官，因为笃信基督教，最后殉教被杀。关于屠龙故事则为后世添加的传奇，在此不做赘述。格鲁吉亚从公元四世纪就开始大规模敬拜圣乔治。格鲁吉亚的东正教把他视为整个民族的主保圣人。原以为格鲁吉亚的国名（Georgia）和圣乔治有直接关联，但现在发现此说缺乏史料佐证，当然学术界有不少这方面的讨论，在此一并忽略不谈。但有一种普遍接受的说法是：现存较早的把屠龙和圣乔治联系到一起的文字，最早出现在公元 1020–1030 年的古格鲁吉亚手抄本文稿，比欧洲广为流传的“金色传奇”（1260 年）早了两百多年。换言之，圣乔治屠龙故事最早是在高加索一带成型，最后向西传遍整个欧洲。

二、参观斯大林博物馆若干思考

古人云：“胜者王，败者寇”。冯友兰老先生在批判胡适时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2]。参观斯大林博物馆后对上述观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们最初了解关于前苏联的的叙述故事分三个层面：政治，经济及文化。政治方面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经济上是农村土地改革和集体农庄的成就及大工业转型的成功，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深厚基础；文化方面就多了去了，英雄人物，如｛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

1 见《思考，快与慢》中信出版社，2011 年，第 345–376 页。

2 冯友兰，《哲学史于政治…》哲学研究 1955 年第一期。



图 6–3 斯大林与苏联高级军事将领集体合影（局部）

高尔基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海燕飞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1918》等等，不一而足。但真实的历史呢？从赫鲁晓夫 20 大报告中及之后苏联官方，特别是 KGB 等机构陆续披露的历史真相则完全提供了另一幅我们全然不知的景象。至少数以百万计（统计口径不一）的苏联公民（包含各个阶层）被从肉体上消灭，被处决，被流放，被酷刑折磨的人数至今也没有准确数字。而这些惨剧大都发生在 1935 到 1940 期间。可展览中对此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则是一跳而过，一字未提，完全是个空白。当问到讲解老太太时，她的脸色突然变得异常不悦，嘟噜嘟噜将了一大堆话，遗憾的是导游只是翻译了一句话，“斯大林同志只是签字，但不知道下面真正做了什么事情”。我猜想可能是导游本人对这段历史也是一头雾水，或是不便翻译。但历史事实是在希特勒 1941 年 6 月 22 发起“巴巴罗萨”进攻苏联时，之前五位现役元帅中只有两位幸存，大量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被斯大林团灭。著名的朱可夫当时还不是元帅，是在次年 1943 年被提拔的。后来大名鼎鼎的崔可夫当时还只是个普通军长，后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站成名。这里不得不提及我最喜欢的苏联作曲家之一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就创作于 1941 年，首演于 1942 年 8 月 9 号。该交响乐及其震撼，悲壮及激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博物馆的房间里有一幅大型照片，是斯大林战后和众多高级将领的合照，其中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位是大战前幸存的元帅。（见图 6–3）另外几位如朱可夫，崔可夫等都是战争中提拔的高级将领，可见当时大清洗时对军事将领的斩杀是如此的彻底。另一件印象深刻的误导是，展览馆中只字不提当时斯大林是如何通过非正常手段攫取苏联最高领导人职位的，因事情复杂，就不展开了。只给一个数据：列宁时代苏联政治局成员中六位中除了斯大林本人外，其余五人（托洛斯基，1940 年被苏联特工在墨西哥被暗杀，其余四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均被枪决）。这段重要史实在斯大林胜利者的宏大叙事历史中被改写或被完全抹掉了。

三、在格鲁吉亚巴格拉特大教堂与 10 岁小信徒的简短但颇有感触的对话



图 6–4 敲钟的小信徒（黄辰摄）

1003 年，格鲁吉亚完成统一，当时的国王巴格拉特三世下令修建这座宏伟的大教堂，是中世纪格鲁吉亚黄金时代的巅峰之作。但现代人说起这座教堂，往往会提及它是如何在 1994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又是如何在 2017 年被从世遗名录中除名的。在此，本人不讨论这一充满戏剧性转折的故事，也不打算点评这个教堂的特性。让我记忆犹新的感受是



图 6-5 斯大林博物馆 （孙德利摄）

我与一位十岁小信徒的短暂交集的小插曲。在目睹神父诵经时，看到一个小信徒手捧蜡烛，满脸虔诚的站在旁边。当时也没太留意。若干时间后，突闻教堂外钟楼响起沉闷但庄严的钟声。举头望去，只见一少年摸样的信徒在高达数十米高的塔楼上，熟练的有节奏的摇曳钟绳。当他下来时，竟然发现是同一小童。好奇心驱使我上前与他攀谈。他英文很流利，说是在学校学的，十岁，暑假期间在教堂工作，每天要攀楼敲钟两次。我下意识的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你这么小年纪为什么做这些工作？让小童楞了半刻。眼中透露半疑惑，半惊讶的神色，似乎从前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来自一个慈眉善目外乡人的大伯的口中。他迟疑片刻，突然眼光一亮，充满自信的答道："I believe in God！"（我信仰上帝！）。说实话，我当时心灵有种被触动的感觉。望着他蓝色清澈的眼睛，满脸稚嫩但充满自信的神态，让我仿佛看到了一对白色的翅膀在他的双臂旁轻轻摇曳。这里没有任何道德评价也不掺和个人观点，只是在想，在同一刻，世界上有多少同龄儿童会做完全不同的事情，有些在死亡线上挣扎；有些在打游戏机；有些在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等等… 说到宗教，在此多聊几句。一天一位团友问我为什么西方的一神教在中国难以推广和普及。我非常同意她的结论，即中国人太讲实用主义了，完全是有目的的，带有功利性的去选择他们的神去膜拜。我认为这只是结果，究其背后的原因则有很多，鉴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展开了。最后，让我们从汉语的博大精深来稍微解释一下东西方对神灵的不同解释（以下讨论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只是用通俗化的观点表达个人理解）。当西方人对他们的上帝膜拜时，通常用"敬仰"两字。"敬"为"尊敬"，"仰"为"仰视"，所以他们做祷告在胸前划十字都仰望上天。他们敬仰的神一定是超世俗，超自然的。基督教旧约里的上帝更像个统治者，君王。新约中的上帝则更像个保护神，守护神。他是万能的。上帝以下的世界统统由他解释，上帝本身是不用解释的。而我们经常拜神时通常是用"崇拜""祭拜"等词语。如拜关公庙，求学，求子，求长生不老等都拜不同的神。这些都是实用主义的具体表现。当然，涉及东方的宗教问题，包括中国，要复杂的多。就不做详细讨论了。

结语：以上小文纯属个人观察，思考，是"回忆自我"的几个"高光时刻"。欢迎各位团友拍砖。同时，也十分期待拜读欣赏各位团友的精彩文稿及大片。

团友甲 孔嘉 2026 年 8 月 28 日
落笔于伦敦飞往芬兰赫尔辛基飞机上

戚峻熙 | 走进斯大林博物馆，读懂复杂的历史伟人



图 6–6 文章作者：戚峻熙（胡菁摄）



图 6–7 参观斯大林博物馆

作为一名热爱历史的初中学生，我以往对斯大林的认知，来自网络碎片化的信息里，对我而言，这位苏联传奇领导人始终蒙着一层厚重又神秘的面纱。趁着假期，我和姑妈跟随团队来到斯大林博物馆参观，终于有机会近距离真切感受这位历史人物的立体与复杂。

站在博物馆门前，整座建筑的独特气质吸引了我。洁白的立柱整齐矗立，稳稳撑起米黄与浅白相间的墙体，搭配沉稳的深红色屋顶，庄重又肃穆。整齐的窗棂错落排布，静默伫立在墙面之上，仿佛历经岁月之后，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我立在大门旁静静观望，心中满是好奇与敬畏。一旁的姑妈看着这座建筑告诉我，这种建筑风格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她们这一代人熟悉的时代符号，也让我真切感受到，每一座建筑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我们跟随队伍进入馆内，趁着导游买票的间隙，我细细打量起场馆内部。博物馆整体分为两层，复古的老式吊灯悬挂在穹顶之上，柔和又略显昏暗的光线铺满整个大厅，为场馆增添了浓厚的历史氛围感。大厅正中央



图 6-8 爱提问的孔嘉老师询问“大清洗”（戚红摄）

是一座分叉式楼梯，楼梯交汇处矗立着一座斯大林雕像，他单手插兜、身姿挺拔，神情淡然沉稳，目光坚定地望向远方，沉稳从容的模样，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大国领袖的气质与风范。

导游带来了博物馆的专业讲解员，我们正式开启参观之旅。整座展馆的展品与史料，清晰完整串联起斯大林的一生，而我印象深刻的是三个时期：青年求索时期、二战执政前期、二战战后发展时期。结合讲解员细致的讲解和展板的图文介绍，我逐步了解到斯大林的人生起点。他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普通的宗教家庭，家中本有三个孩子，最终只有他长大成人。早年的生活磨砺了他坚韧的性格，求学期间，他接触到进步思想，毅然投身革命，加入布尔什维克。

在艰难动荡的革命年代，他始终坚守信仰、奋勇前行，在十月革命中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看着展馆里陈列的老照片、手稿和旧物件，我虽然无法完全切身感受当年的艰苦，但那个为理想奔走、为国家命运奋斗的青年革命者形象，离我不再遥远。

博物馆重点展示了斯大林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的治国举措与历史功绩。执政期间，他推行五年计划，确立苏联发展模式，大力发展重工业，短短数年就让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崛起为工业、军事强国，为日后苏联与美国对峙争霸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带领苏联军民奋勇抗击法西斯侵略，坚守卫国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展厅中还陈列着各国赠予他的外交礼品，每一件展品，都是苏联当时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见证。

参观过程中，也让我产生思考。整座展馆着重展现了斯大林的功绩与成就，没有提及他执政期间发生的有争议的历史事件。团队里孔老师曾向讲解员求证斯大林时期“大清洗”运动的真实性，这也是我很关注的一个问题，但这位讲解员并没有给出准确的回应，这一点很耐人寻味。作为历史人物都有其多面性，只展现功绩、回避争议，无法让人看清完整的历史真相。这也让我明白，看待历史人物，不能片面盲从，要学会多角度看待。

我们还参观了斯大林生前使用的专属专列。导游介绍说，斯大林生性谨慎，惧怕飞行，因此出访参会、外出调研都依靠这辆火车。车厢内部布局精致齐全，卧室、客厅、洗漱空间一应俱全，如同一座移动的小型行宫。狭小的车厢承载着他无数次的出行访问，也见证了苏联数十年的风云变幻。细细观察车厢里的每一处陈设，我对这位传奇领导人的私人生活与时代境遇，有了更多的认知。

此次参观，打破了我对斯大林单一、片面的印象，也让我读懂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他是坚守信仰的革命战士，是带领苏联崛起、守护国家利益的功臣，堪称时代的“巨人”；但与此同时，他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模式，导致苏联民生发展滞后，为苏联日后的解体埋下了隐患。二战前期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执政期间的大清洗运动，也成为他人生中无法回避的争议点。

世人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人铭记他的功勋伟绩，尊崇他为反法西斯英雄；有人质疑他的铁腕政策，利用清洗运动清除异己。特别是高加索地区几个独立国家对他的评价始终偏低。但这恰恰印证了，历史人物从来不是完美的，功过并存才是真实的历史模样。

走出博物馆，炙热的阳光照耀着大地，那些冰冷的历史名词、遥远的时代故事，在我的脑海里不再有距离感。此次博物馆之行，不仅让我拓宽了历史视野，更让我学会理性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读懂历史的真实与多元，读懂历史人物的复杂、时代的局限与奋斗的力量，便是这场旅途最好的收获。

戚峻熙（亮亮）

2026 年 8 月 3 日



图 6–9 斯大林博物馆（戚红摄）



图 6–10 斯大林博物馆

第七天

2026 年 8 月 4 日 格鲁吉亚巴统，晴，傍晚大雨

胡继晔 | 格鲁吉亚黑海之滨巴统游记



图 7–1 文章作者：胡继晔老师（加尼神庙）（黄辰摄）



图 7–2 雨中的黑海落日（黄辰摄）

巴统的黄昏，是从海面上那层薄薄的银灰开始的。在酒店办理入住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到海里游泳。

夕阳的余晖斜斜地挂在高加索山脉的肩头，整片黑海在斜阳里缓缓呼吸，浪是慢的，一波推着一波，带着某种古老的、近乎慵懒的节奏，轻轻舔舐着海岸。海滨常见的沙滩在这里被替换成被千万年的潮汐打磨得圆润光滑的鹅卵石，踩上去咯咯作响。

我赤足走入海中。白天晒了一天的海水温度恰好，海面像一匹被月光浸透的丝绸，温柔地裹住脚踝，又缓缓向上攀援。海水清澈得近乎透明，能看见脚底那些细碎的贝壳与深色的砂砾，在波光中轻轻摇曳。远处，巴统的海岸线在暮色中渐渐模糊，那些现代建筑与古老的灯塔，都化作了剪影，像一幅被水洇开的水墨画。

游得快接近防鲨网，身体便完全交给了海。我仰面漂浮，看夜空从橘红渐变为靛蓝，太阳已经完全落入水中，镶着金边的乌云越来越浓。海风带着咸腥的气息拂



图 7–3 黑海岸边的影师（黄辰）（周立英摄）



图 7–5 黑海落日，熔金洒碧海，云霞织锦接长天。（于栋摄）



图 7–4 度假酒店下的海滩（戚红摄）

过面颊，耳边是浪的絮语，是远处海鸥偶尔的啼鸣，是整个世界在暮色中缓缓沉入静谧的声响。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天地之间，只剩下我与这片无垠的深蓝。

然后，雨来了。

毫无征兆地，天空骤然暗沉，云层低垂，墨色迅速洇开。起初是几滴，落在脸上，带着海水的咸与天空的凉。紧接着，雨幕便铺天盖地地垂落下来，将天地缝合在一起。我浮在海中央，雨点密集地砸在水面上，像无数颗钉子钻入水中，激起各自小小的涟漪，海面像刚刚开始沸腾的水面。耳目之所及，乃是最自然的雨滴、大海之声色，此时天人合一、水天一色、物我两忘，巴统的海——名实相符的“黑”的海，就此深深刻在脑海中了。

雨中的海，不再是温柔的蓝，而是翻涌着深黛色的波涛，浪头卷着白沫，带着一种原始的力量扑向岸边。我离开防鲨网奋力向岸边游去，雨水与海水在脸上交融，分不清哪一滴来自天空，哪一滴来自大海。整个世界都在这雨幕中变得模糊而混沌，天与海、雨与浪，在这一



图 7–6 度假酒店下的黑海海滩浴场，色静滩缓，轻舟眠岸，青山出雾，楼影入蓝。（黄辰摄）



图 7–7 从度假酒店窗子拍摄巴统夜色（黄辰摄）

刻彻底融为一体，仿佛回到了创世之初，混沌未分，万物未生。

终于触到岸边的卵石，我踉跄着爬上岸，大口喘息。回头望去，雨中的黑海依旧在翻涌，浪涛拍打着岸堤，发出沉闷的轰鸣。远处几艘大大小小的渔船、货船或停或行，灯光和剪影都有些影影绰绰。暮色已深，巴统的灯火在雨幕中次第亮起，像散落在人间的星河。

我坐在湿漉漉的石阶上，任由雨水冲刷着身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黑海”，或许并非因其颜色而得名，而是因为它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深沉的秘密——比如这场突如其来的雨，比如这海天一体的混沌，比如一个人在暮色与暴雨中，与整个宇宙短暂相拥的、近乎神圣的孤独。

胡继晔

2026 年 8 月 4 日









图 7–8、7–9、7–10、7–11 夕阳下的黑海海滨浴场（黄辰摄）

第八天

2026 年 8 月 5 日 格鲁吉亚　晴

向阳 | 第比利斯游记



图 8–1 文章作者：向阳（黄辰摄）



图 8–2 第比利斯老城木偶钟楼（孙德利摄）



图 8–3 木偶钟楼艺术馆（黄辰摄）



图 8–4 第比利斯老城小巷中的特色小店（黄辰摄）

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名字本意便是温暖之地。库拉河自山间蜿蜒穿过，把城市轻轻切开。一边是红瓦老屋、穹顶温泉的千年老城；另一边是玻璃、灯光与现代建筑铺展的新城。波斯、拜占庭、阿拉伯、苏联的痕迹层层叠叠揉在街巷里，没有刻意雕琢的网红感，只有松弛、鲜活，带着葡萄酒香气的烟火气。

到了第比利斯后的第一站，我扎进老城蜿蜒的小巷。石板路高低起伏，两侧老房子挂着摇摇欲坠的彩色木质阳台，藤蔓顺着墙根生长。最抓人眼球的是那座歪歪扭扭的木偶钟楼，像随手堆砌的童话积木。每天中午十二点、傍晚七点，钟楼内会上演一分钟的木偶短剧，从相爱、诞生、衰老直至落幕，短短六十秒，讲完人的一生。站在人群里静静看完，耳边是街边咖啡馆的音乐，恍惚间觉得，这座城市自带温柔的诗意。

不远处就是阿巴诺图巴尼硫磺温泉区，也是第比利斯诞生的源头。传说古时国王狩猎发现此地温泉，便在



图 8–5 向阳与格鲁吉亚导游玛卡和她的空姐闺蜜合影（胡继晔摄）

此建都。黄色圆顶的温泉浴室错落排布，氤氲着淡淡的硫磺气息。大仲马、普希金都曾在此泡汤。可以选择一间私汤，体验当地传统搓澡，滚烫泉水洗去旅途疲惫，是独属于这座山城古老的仪式感。

沿着老城向上，本来想坐缆车登上纳里卡拉要塞，但那天缆车出了问题。从远处可以看到山顶立着巨大的格鲁吉亚之母雕像：一手持美酒待客，一手握利剑御敌，正是格鲁吉亚人的性格写照。

横跨库拉河的和平桥，是老城与新城的分界线。流线型的玻璃钢结构，当地人戏称“皮皮虾桥”。白天简洁现代，夜晚万千灯带亮起，流光倒映在河面，新旧城市在此相遇，古典与现代毫无违和地相拥。

桥对岸是里克公园，当地人散步、野餐，悠闲自在。城市另一处精神地标，是圣三一大教堂。高加索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巨大金色穹顶在全城几乎随处可见。前苏联解体之后，由民众自发捐款修建该教堂，金箔来自普通百姓的捐赠，是格鲁吉亚独立之后东正教信仰复兴的象征。走进教堂，烛火摇曳，壁画肃穆，信徒安静祈祷，内心不自觉沉静下来。而格鲁吉亚编年史纪念碑又被称为高加索巨石阵，巨大石柱雕刻着民族历史，站在这里，一边是第比利斯海（实际上是个大湖），一边是连绵群山，苍茫震撼。

逛累了，就钻进老城的小餐馆，品尝格鲁吉亚地道美食。和导游的空姐朋友一起品尝辛卡利大蒸饺，这是最像中国饺子的食物了，汤汁饱满，很像中国的灌汤包，咬开时要小心烫口。饭后再来一根丘尔其赫拉 —— 葡萄汁熬煮裹满核桃的传统甜食，满足感大满贯。

格鲁吉亚是八千年前就开始酿酒的国度，古老的奎夫里陶罐葡萄酒，果香醇厚，一口饮下，是高加索土地的味道，也是红酒爱好者必尝的美酒。闲暇时，可以去自由广场走走，中心圣乔治屠龙雕像静静伫立，六条街道从这里向城市四面八方延伸，是第比利斯的心脏。旱桥市场值得慢慢逛，旧版画、老照片、复古首饰、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藏着前苏联时代的旧时光。

第比利斯的美好，不在于打卡多少景点，而在于漫无目的的漫步。清晨老城面包店飘出麦香，街头艺人弹着吉他，大狗慵懒躺在石阶晒太阳；傍晚人们坐在河边喝酒聊天，语言不通，微笑却没有距离。 它没有西欧都市的精致昂贵，物价亲民，气质随性。千年的苦难与信仰，动荡与重生，都藏在高低错落的街巷里。在这里，时间好像慢了下来。

乘车离开第比利斯时，在山脊上回望山谷里的城市，原来所谓“温暖之地”，不只是地下流淌的温泉，更是这座山城骨子里，对来客敞开的善意。高加索的风，葡萄酒的甜，红屋顶的黄昏，都留在了记忆里。

向阳 2026 年 9 月于北京西山

第九天

2026 年 8 月 6 日 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晴

黄辰 | 傍晚漫游老城，一场停电带来的教堂奇遇



图 9–2 暮色下的和平桥（黄辰摄）



图 9–1 文章作者：黄辰（戚红摄）



图 9–3 三个老朋友（丁宏伟摄）



图 9–4 漫步老城街巷（黄辰摄）

暮色徐徐漫过第比利斯，我和丁宏伟、孙德利漫无目的地穿行在老城街巷。行至库拉河畔，便是和平桥。这座 2014 年建成的现代步行桥，波浪般的玻璃顶棚衬着洁白钢结构。

蓝调暮色是和平桥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刻。钢架与玻璃漾出一层幽柔绿光，桥上行人缓步游走，桥下河水裹挟着车流光影静静流淌。回身远眺，老城千年砖石静静伫立，一桥之隔，交融着第比利斯的现代喧嚣与厚重过往。

夜幕一点点铺开来，老城的灯火次第苏醒。红砖墙



图 9–5 漫步老城街巷（黄辰摄）



图 9–6 安奇斯卡蒂圣殿（建于 6 世纪）（黄辰摄）



图 9–7 安奇斯卡蒂圣殿中的“《蒙娜丽莎》”（黄辰摄）

雕花阳台的餐厅亮起暖光，石板广场上，葡萄酒少年青铜雕塑默然静立，游人闲散地穿梭街巷。凹凸起伏的青石板路，串联起一幢幢饱经风霜的百年老建筑。街巷间串串暖灯摇曳，复古观光车静静等候游客，露天座位坐满闲谈的本地人与远道而来的访客。拜占庭、波斯与欧式风格的楼宇比邻而立，白日里肃穆厚重的老城，入夜便漾开鲜活松弛的人间烟火。天色彻底沉下，浅绿墙体的老城教堂拱廊隐入薄暮光影之中。

夜色渐深，我们走进六世纪的安奇斯卡蒂圣殿。就在踏入教堂的时候停电降临，全部现代照明骤然熄灭，射灯、灯带一并归于黑暗，所有人工光源彻底消失。唯有烛台上一簇簇烛火摇曳，暖融融的光晕缓缓漫过布满岁月痕迹的石墙。外界的喧嚣被厚重石墙隔绝在外，四下归于一片安宁。一位包头巾的女士安坐在阴影里，双手合十，全然沉浸于祷告。没有现代灯光的修饰干扰，只有摇曳烛火勾勒出她沉静柔和的侧影。就在这一刻，我按下快门。褪去人造光源的渲染，千年古教堂回归它原本的样貌，烛火便是这里仅有的光明。这张照片记录的不只是一个瞬间，更是一场意外停电馈赠的奇遇，让我们得以窥见古老信仰最本真、平和的模样。

走出圣殿，重新回到灯火璀璨的老城街巷。一边是俗世热闹的烟火人间，一边是烛火映照下的静默虔诚。短短一个夜晚，领略到第比利斯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

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及现代美术馆。

一座馆，承载高加索三千年文明脉络。科尔基斯黄金文明鼎盛于公元前 7—前 4 世纪，大致对应中国春秋战国。其独门的金粟粒微焊工艺堪称同期世界顶尖，偏爱灵动奔放的草原野兽纹样，多用于随身饰品；同时期



图 9–8 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中的黄金藏品（黄辰摄）

中国金银工艺以错金银、包金见长，纹饰龙凤蟠螭，依附青铜礼器，重在彰显礼乐秩序。放眼世界，古希腊金器侧重神话人像，波斯黄金器则凸显帝国王权，斯基泰文明则和科尔基斯共享野性动物审美。

告别满是出土文物的国家博物馆，移步鲁斯塔维利大街上的祖拉布·采列捷利现代美术馆。这座私人美术馆以格鲁吉亚艺术大师采列捷利作品为主，三层展厅陈列油画、素描与超现实雕塑。从千年考古遗存抽身，视线转向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庭院里最抓人眼球的便是标志性雕塑爱之苹果，巨大的中空青铜苹果，内壁浮雕探



图 9–9 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中的黄金藏品（黄辰摄）



图 9–10 皮罗斯马尼的作品《葡萄丰收》（黄辰摄）

讨爱、欲望与生命本源，走进雕塑内部，可以感受独有的空间回声。

在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邂逅本土天才画家皮罗斯马尼的作品《葡萄丰收》。作为格鲁吉亚家喻户晓的素人艺术家，他没有接受正统美术教育，用朴素稚拙的笔触描绘故土生活。这幅长卷，将葡萄压榨、丰收酒宴、民间耍熊杂耍、鲜果采摘揉进同一幅画面。丰收之后的露天盛宴，山峦做背景，美酒作庆贺。透过画布，可以读懂葡萄酒如何深深融入格鲁吉亚人的血脉，这是属于高加索大地独有的丰收浪漫。

离开美术馆来到库拉河畔，一幅开阔的库拉河全景映入眼帘。悬崖之上的梅特希教堂静静矗立，一旁是格鲁吉亚国王骑马雕像，河水缓缓流动，河面游船划过水面，山河与古建交织在一起，是第比利斯标志性的山城画卷。

隔河望向对岸的里克公园，也就是欧洲广场。醒目的白色观光热气球悬浮空中，和平桥舒展它流畅的玻璃弧线，现代园林建筑与绿植铺展开来。抬眼远眺山头，格鲁吉亚母亲雕像屹立于索罗拉基山顶，左手捧酒碗款待四方来客，右手执剑守护故土，一尊巨像浓缩整个民



图 9–11 里克公园（黄辰摄）

族的精神性格。现代公园、奔流河水与远处山顶雕像交相辉映，新旧城市画面在此融为一体。库拉河畔崖石高台之上，便是梅特希教堂 Metekhi。古老的石块见证数百年风云变迁，这里曾经是教堂，沙俄时期沦为监狱，作家高尔基便曾在此囚禁。高台之上，开国国王瓦赫坦骑马雕像遥遥俯瞰整座第比利斯城。进入教堂刚好偶遇一场东正教婴儿洗礼仪式。神父身着柔和的黄绿色祭袍，正在主持神圣的洗礼前祷告。在场的父母与家人神情肃穆安宁，怀抱幼小的婴儿。四周木框圣像静静伫立，烛光隐约，整个空间没有喧闹，只有信仰带来的平和。

老城漫步走到 Abanotubani 硫磺浴区，眼前一排排



图 9–12 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洗礼仪式（孙德利摄）

古朴砖砌穹顶格外醒目。这些圆圆的拱顶并不是教堂，而是地下温泉浴室的采光通风口。传说当年国王瓦赫坦发现这里温热的硫磺泉水，由此诞生了第比利斯这座城市，城名本意便是“温暖之地”。几百年时光流转，古老浴池依然还在运转，老砖石穹顶与一旁现代楼宇并肩而立，新旧交织，诉说着城市的由来。

继续往老城深处行进，转角遇见大名鼎鼎的木偶剧院斜钟楼。整座塔楼带着一点随性的歪斜，粗粝红砖堆砌出童话梦境。无数游人聚集广场，静静等候整点时刻。每到时钟敲响，小窗缓缓开启，木偶天使现身敲钟，短暂的几分钟微型木偶戏，是属于这座城市独有的浪漫。俏皮的木偶钟楼与第比利斯现存最古老教堂同框构成了老城一道独有的风景，浪漫童趣与千年信仰在此比邻相守。

继续往前走寻访斯大林地下印刷所纪念馆。一幢毫不起眼普通民居之下，地下十五米深处，藏着沙俄时代秘密革命据点。1903–1906 年间，革命者在此秘密印制多语种报纸传单，巧妙将入口隐藏于水井之中，依靠铃铛警报躲避军警搜查。顺着锈蚀螺旋铁梯下到幽暗地下室，复原老式印刷机静静陈列，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铅字油墨的回响。纪念馆有位老人看守，他激情四射地给我们讲历史，特别是地下印刷厂写入了中国教科书，伟人的书籍就算不看，也应该束之高阁，不知道为什么，地下室的一角堆满了发霉的书籍。



图 9–13 梅特希教堂（Metekhi）：铁骑昂然临江立，碧水载歌穿城去。（黄辰摄）

到达第比利斯圣三一大教堂的主入口神圣大门已经是下午了。仿城堡城墙样式的石砌门楼，中间巨大拱形门洞，门楣镶嵌圣母圣像，门楼顶端建有一座小礼拜塔楼。还没有步入大教堂主体，先被这道厚重庄严的山门带入宗教氛围，蓝边石墙很有辨识度。走到圣三一大教堂脚下，直面这座格鲁吉亚规模最大的东正教堂。长长的石阶向上延伸，米黄色的建筑在阳光下泛着柔和光泽，金光闪闪的穹顶在蓝天映衬下格外肃穆。步入圣三一大教堂内部，被极高敞亮的纯白空间包围。巨柱林立，穹顶圆形天光从高处倾泻而下，正墙整幅耶稣坐像壁画庄严肃穆，下方排列圣人群像。地面光洁如镜，小小游客在空旷大殿里行走，反衬出整座教堂惊人的宏大体量。巨柱穹顶，天光倾泻，耶稣壁画俯瞰全场。空旷宏阔的空间，让人感受到东正教殿堂的庄严力量。一天行程在此画上句点，从夜色奇遇走到白昼漫游，穿越远古文明、当代艺术、近代往事，站在宏大教堂面前，感受这座山城厚重多元的故事。



图 9–14 第比利斯地下印刷厂的印刷机（黄辰摄）

黄辰 2026 年 9 月于北京官厅水库





图 9–15 梅特希教堂（Metekhi）入口（黄辰摄）



图 9–16 第比利斯老城木偶钟楼，钟楼倚云影，童话街巷在阳光里缓缓苏醒。（黄辰摄）

第十天

2026 年 8 月 7 日 亚美尼亚 晴

李兰芳 | 亚美尼亚的一杯暖暖红茶



图 10–1 文章作者：李兰芳（戚红摄）



图 10–2 导游卡娅在旅游车上介绍亚美尼亚（黄辰摄）



图 10–3 笔者与好心的亚美尼亚绅士合影（卖咖啡的姑娘摄）

早上，在 Bagratashen 边境，我们一行和美丽的玛卡、热情友善的司机爷爷依依惜别，来到神往已久的美丽国度——亚美尼亚。

上午，参观哈格帕特修道院。这是一座 10 世纪到 13 世纪的修道院，这里曾是中世纪宗教文化中心。

刚到这个宗教文化中心，邂逅了一个中亚民间友谊 ------ 我获赠了一杯茶。

到了修道院停车场，下了大巴，旁边有一个自助咖啡亭。我打算在这里犒劳自己一杯咖啡。走进亭子一看，有茶卖。于是，用英文问亭中的姑娘，我没有亚美尼亚货币，可以用美元买一杯茶吗？姑娘摇头。又问，旁边有换钱的地方吗？姑娘依旧摇头。这时，有两位当地模样的中年男士来到亭子，付款，去自动售卖机上投币接了两杯咖啡。我打算和两位先生用美元换一点亚美尼亚货币德拉姆。于是，用简单英文和先生们说，我来自中国，希望能换一点钱买一杯茶。只见其中一位先生，直接到亭子旁边，和姑娘说了几句。然后，他对着手机用俄语说话，接着把手机拿到我眼前。我一看，他手机页面显示：俄语翻译为英语。意思是他请我，他已经付过款了。看懂了这位绅士的好意，我有些不好意思，一边说着不不不，一边双手打着不要的手势。他则伸出右手，一遍遍指着咖啡亭内的姑娘，示意我去取茶。盛情难却，我走到姑娘面前，姑娘抿着嘴含笑说，她正在为我煮茶。趁着姑娘煮茶的间隙，我走回端着咖啡的绅士旁边。他微笑着说，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的车子就在旁边。我拿出手机，要加他的微信。他摆着手，不加不加。这时，姑娘喊我，茶已泡好。我接过滚汤的纸杯茶，邀请姑娘为我和先生合影。于是，就有了一位中国女士和一位亚美尼亚司机的合影。照片中，蓝天白云下，我小心



图 10–4 一杯暖暖的红茶（李兰芳摄）



图 10–5 手机语音翻译（李兰芳摄）



图 10–6 售货亭中卖咖啡的姑娘（李兰芳摄）

地端着纸杯茶汤，旁边站着的，是刚刚进入亚美尼亚素昧平生的先生。

这杯热茶，和同行的小姐姐分着喝了。我小心地收好茶杯，打算好好保存着。这个纸杯，承载着我到亚美尼亚第一天的故事。这天早上，我荣幸地收获了亚美尼亚式的款待。

午餐是亚美尼亚第一顿美食。

下午参观萨纳欣修道院。这是 10 世纪的学术与手稿中心。

随后前往亚美尼亚瑞士之美誉的小镇迪利然，路经亚美尼亚之珠塞凡湖。

晚上住迪利然小镇。



图 10–7 哈格帕特修道院，苍灰石砌古院静立，十字披流云，千年岁月在苔痕中悠悠低语。（黄辰摄）

第十一天

2026 年 8 月 8 日 亚美尼亚塞凡湖 晴

丁宏伟 | 塞凡湖修道院



图 11–1 文章作者：丁宏伟（戚红摄）



图 11–2 丁宏伟 塞凡湖修道院（戚红摄）

晨光尚未完全驱散山间的薄雾，昨晚只闻其声的塞凡湖，终于露出了真容。

海拔一千九百米的风带着清冽的凉意扑面而来，湖水蓝得不真实——那种介于靛青与宝石蓝之间的颜色，仿佛将整片高加索的天空都揉碎了溶在里面。昨晚听见的波浪拍岸声，此刻终于有了具体的画面：清澈的湖水一下一下轻吻着岸边的鹅卵石，水下的石子被冲刷得光滑圆润，泛着温润的光。湖面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古镜，远处的山峦倒映其中，分不清是天在水中，还是水在天上。

塞凡修道院就立在湖畔的半岛上。踏着粗糙的石阶往上走，两座教堂安静地站在高处，灰色的石墙在晨光中泛着淡淡的暖意。公元 874 年，玛丽亚姆公主下令修建了这里——一千一百五十年前的时光，在这一刻忽然坍缩成一个具体的触感：我伸手摸了摸教堂外壁的石块，被风沙磨得光滑而冰凉，却还留着当年工匠凿刻时留下的细密纹路。站在高台上回望，塞凡湖尽收眼底，山风从湖心吹来。昨晚那个用手势比划星星的老人，此刻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木头裂开的脆响在清晨的空气里格外清脆，像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晨钟。

离开塞凡湖，车子穿过干燥的山地。窗外的植被从深绿渐渐过渡到土黄，气温也明显升高了。当加尼神庙出现在视野里时，同行的朋友发出了惊叹。它就那样孤零零地立在山崖上，六根石柱撑起一座希腊式的门廊，

在满目苍黄的群山之间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无比庄严。这座神庙建于公元一世纪，供奉的是亚美尼亚的太阳神米赫尔。那是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古老信仰。如今异教的神早已不在了，但石柱依然立着。我绕着神庙走了一圈，脚下的砂岩被千年风雨蚀出细密的孔洞——每次风化都带走一点点，但结构还在。忽然想起昨晚那位莫洛坎老人，想起他那座不通电的石屋，想起他不借助任何现代工具却依然完整的生活。他们不都像这些石柱么？在所有人都转向了新的神、新的真理之后，他们依然固执地站在原处，守着属于自己的那套意义。

最震撼的是格加尔德。

车子停在山谷里，抬头看去，修道院的建筑竟然是从岩壁里"长"出来的。穹顶、墙壁、回廊，大半直接凿进整块山岩之中。四世纪，圣格里高利在这里建起第一座教堂。之后的几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的修士在山体中不断凿刻、扩建，用铁钎和锤子把信仰刻进石头深处。走进主教堂，光线骤然暗下来，只有从岩缝里漏进的几缕光柱斜斜地切过黑暗，照在石壁那些繁复的浮雕上——十字架、葡萄藤、缠绕的花纹。空气里有石头特有的阴凉气息，混合着陈年的蜡烛味。角落里，一位黑袍修士安静地坐着，手边烛台上的火苗微微摇曳。他像一块活的石头，和这座修道院一样沉默而持久。

这里藏着圣矛——传说中刺穿耶稣肋旁的那支。我没有见到它，但站在凿出的石室里，头顶是千万吨的岩石，脚下是坚硬的花岗岩，忽然理解了人为什么要耗费几代人的力气把自己嵌进山体里——或许是为了离永恒更近一些。就像莫洛坎人把自己嵌进一种隔绝的生活方式里。外人看到的是限制，他们看到的是护佑。

离开格加尔德时已是下午。车子沿着蜿蜒的山路驶向埃里温，暮色渐起，亚拉拉特山的雪顶在远远的天际线上浮现——那座亚美尼亚人心中最神圣的山，此刻隔着边境、隔着暮霭，安静地立在天边，像一道白色沉默的证词。



图 11–3 小猴子抢占 C 位（黄辰摄）

抵达埃里温时，华灯初上。这座城市比罗马还古老，此刻却热闹地醒着——街边咖啡馆坐满了人，音乐从敞开的窗户里飘出来，手机屏幕的光在人们脸上明明灭灭。住进酒店，我下意识连上了 Wi-Fi。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阵，通知、消息、邮件，像被堵了十几个小时的洪水终于泄闸。我坐在床沿，看着屏幕上花花绿绿的图标，忽然有些恍惚——十几个小时前，我还坐在一盏煤油灯旁，和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老人用手势交流星星和心灵的关系。

窗外，亚拉拉特山的轮廓在黑夜里隐约可见。而塞凡湖畔那盏煤油灯，那个劈柴的背影，那片没有任何光污染的星空，像一粒石子投进心湖，涟漪还在扩大，一圈又一圈。

这一天我们看了一整天的石头——凿在岩壁里的修道院、立在石崖上的神庙、磨得光滑的石阶。但真正沉进心里的，其实是前一晚那盏煤油灯的光。石头告诉人什么是时间的深度，而黑暗告诉人什么是光的珍贵。这一日的旅程，不过是把昨夜在湖岸边种下的那颗种子，用白天的光照着它，让它生出了根须。

丁宏伟 2026 年 9 月于北京玉泉山





湖水连绵，环抱石砌千年；御风飞扬，山光云影笑颜（黄辰摄）

第十二天

2026 年 8 月 9 日 埃里温 晴

周立英 | 隔国望圣山，一段千年的民族乡愁



图 12–1 文章作者：周立英（戚红摄）



图 12–2 亚拉拉特山（ARARAT）前合影 （周立英摄）

车行亚美尼亚高原，一抹圣洁雪峰横亘在天际，遥遥望见了亚拉拉特[1]（ARARAT）（图 12–2）。亚拉腊山主峰海拔 5137 米，终年冰雪覆顶、挺拔巍峨，如今它已是土耳其境内的第一高峰。翻开古老的文明典籍，《圣经·创世记》记载，人类远古大洪水退去之后，诺亚方舟最终停泊于此，也让这片雪域高地成为享誉世界的文明圣址。

我们下车步行至能够眺望圣山的最佳观赏点，导游卡娅为我们讲述亚拉拉特的过往，以及它与亚美尼亚民族割舍不断的羁绊。追溯历史，这片群山自古以来就属于辽阔的古亚美尼亚高原，是亚美尼亚民族繁衍生息的故土本源，是世代先民的精神原乡。奈何世事更迭，疆域几经变迁，近代的地缘格局彻底改写了这片山河的归属。1921 年，《卡尔斯条约》正式生效，这座守护亚美尼亚千年的圣山，被划入他国版图。从此山河依旧，国界横亘眼前，咫尺，已成天涯。时至今日，在亚美尼亚境内的许多地方都能望见亚拉拉特皑皑的雪峰，国民

1 亚拉拉特山（圣经中常译为亚拉腊山），亚美尼亚文化中是至关重要的精神象征，常被称为“圣山”并出现在亚美尼亚国徽上，在《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中，著名的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最后停泊的地方就在这座山上。



图 12–3 深坑修道院（周立英摄）



图 12–4 埃奇米阿津大主座教堂，世界文化遗产（周立英摄）

却再也无法踏足这片魂牵梦萦的故土。当目光望向边境上的雪峰与边境哨所，卡娅的言语激动，声线微微颤抖，流露的情感真挚而浓烈。我明白，这份动容并非一时的感慨，而是沉淀了千年，属于整个亚美尼亚民族的集体情愫。为铭记圣山、传承民族根脉，亚美尼亚将亚拉拉特雪山的图案镌刻在国徽正中，这座隔国相望的圣山，就此成为整个国家最核心的精神图腾。千百年间，这片土地历经战乱动荡、族群迁徙、国土分裂，但人们对圣山的眷恋生生不息，从未断绝。

这份对故土深深的乡愁，并非只是简单的思念。它之所以能够跨越漫长岁月留存下来，背后依托的，是这个民族根植千年、不曾动摇的信仰。循着厚重的历史文脉，我们深入山野，探访承载亚美尼亚千年信仰的古迹遗存。清幽静谧的深坑修道院隐匿于山野一隅，藏着一段在苦难之中淬炼信仰的往事。公元四世纪，宗教先贤圣格里高利被囚禁于此，在幽深的深坑中熬过了十三年孤寂的磨难。纵使身陷绝境，他依旧坚守本心，传扬正道，最终在公元 301 年感化了梯里达底三世国王。自此，亚美尼亚率先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成为全球第一个基督教国家，也为这片高加索高原筑牢了延续千年的信仰根基。

带着这份对信仰的溯源之心，我们探访亚美尼亚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地标——埃奇米阿津母座大教堂。这座神圣古刹始建于公元 301 至 303 年，由圣格里高利亲自督导营建，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总堂圣地。当地流传着千年的天启传说：圣格里高利曾目睹异象，看见耶稣凌空而降，以金锤叩击大地，昭示此地是神圣福地。教堂也因此得名“埃奇米阿津”，寓意独生子降临之地。千年风霜冲刷而过，斑驳的石墙承载着世代的虔诚与坚守，静静见证着亚美尼亚信仰文明的起源与赓续。

当天最后一站，是饱经岁月沧桑的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遗址。这座恢弘的教堂修建于公元 643 至 652 年，为纪念公元 301 年亚美尼亚举国皈依基督教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而建造。相传这里也是国王与圣格里高利重逢聚首、共同见证信仰传承的重要场地。奈何天有不测风云，公元 930 年，一场剧烈的大地震骤然降临，整座宏伟的



图 12–5 埃奇米阿津修道院入口（黄辰摄）



图 12–6 埃奇米阿津神学院新图书馆（戚红摄）



图 12–7 埃奇米阿津神学院餐厅用餐（黄辰摄）



图 12–8 兹瓦尔特诺茨大教堂遗址 。这座遗址原是公元 643–652 年修建的兹瓦尔特诺茨教堂，它曾是一座高约 45 米的三层圆形穹顶宗教建筑，代表了中世纪早期亚美尼亚建筑的最高成就，在 10 世纪的地震中主体坍塌沦为废墟，2000 年它作为“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和教堂群及兹瓦尔特诺茨考古遗址”的组成部分，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黄辰摄）

建筑群彻底坍塌损毁，之后的千年里，再没有重建。昔日庄严的圣殿深埋黄土，沉寂了近千年，只留下这一片残垣断壁，供后人怀古思今，凭吊逝去的岁月。

最绵长的乡愁，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土相思，而是一个民族跨越千年、历经磨难依旧不改的家国眷恋。疆域可改，岁月可迁。或许亚美尼亚人只能永远隔着国境遥望阿拉拉特山的皑皑雪峰，但根植血脉的文明根魂、代代相传的民族信仰，永远不会湮灭。

第十三天

2026 年 8 月 10 日　晴

周文利 | 山海收官，酒香留韵——埃里温一日研学



图 13–1　文章作者：周文利　（戚红摄）



图 13–2　亚拉拉特山酒庄



图 13–3　周文利与姐姐坐在白兰地酒桶秤上合影（戚红摄）

8 月 10 日，高加索三国研学走到了最后一站埃里温。一天的行程，把酒香、城市历史、艺术、市井烟火与沉重的民族记忆浓缩在一起，也为这段漫长的域外之行，画上一个厚重而耐人回味的句号。走过大半生，走的地方多了，渐渐明白每一座城市，都藏着它百年起伏的命运。

晴朗的清晨，我们走进亚美尼亚久负盛名的亚拉拉特山[1]（ARARAT）白兰地酒庄，在这座博物馆般的殿堂里，细品一段绵延百余年的酒文化。早在 19 世纪末，亚拉拉特山酒庄的葡萄酿酒便已初具规模。历经苏联时代的沉淀与发展，如今，它已然成为亚美尼亚一张享誉世界的国家名片。酒液汲取亚拉拉特圣山与河谷的天地灵气，风味清冽甘醇，别具一格。

1　亚拉拉特山（圣经中常译为亚拉腊山），亚美尼亚文化中是至关重要的精神象征，常被称为“圣山”并出现在亚美尼亚国徽上，在《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中，著名的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最后停泊的地方就在这座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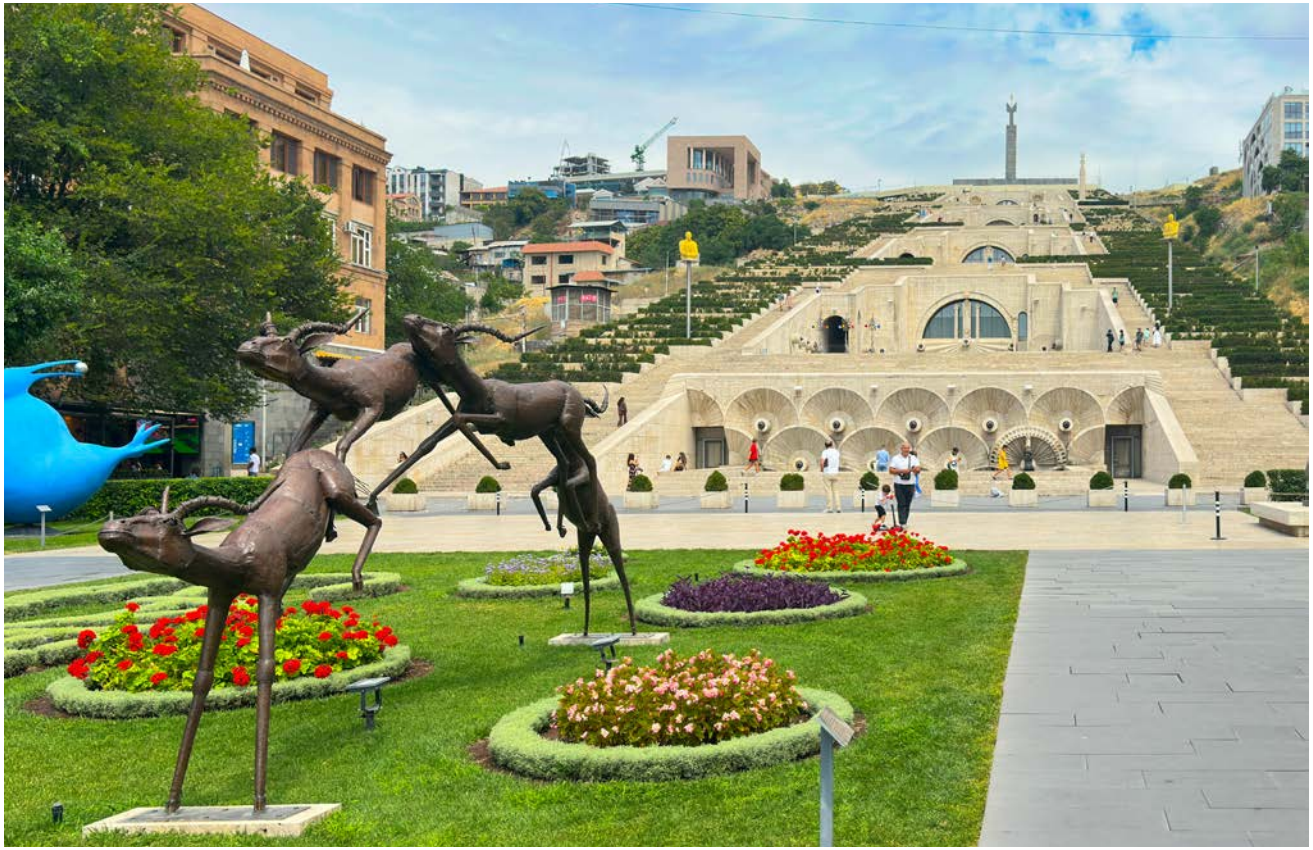


图 13-4 埃里温阶梯艺术中心（周文利摄）

我是烟台人，自幼便熟悉张裕白兰地的那缕醇香。张裕酒厂诞生于 1892 年，同样走过了百余年的风雨跌宕。两地相隔万里之遥——一处得高山冰雪滋养，一处受黄海海风浸润——却不约而同地落在北纬这条黄金酿酒带上，恪守着葡萄蒸馏、橡木桶长期陈酿的古老传统。

亚美尼亚的白兰地，带着高山民族历经磨难后沉淀下来的刚毅凛冽；烟台的白兰地，则饱含海滨城市经岁月浸润而成的温润包容。水土不同，时代各异，然而匠人们坚守品质的初心，却跨越山海、不谋而合。举杯之间，我仿佛听见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无声处遥相共鸣。

离开酒庄，我们来到埃里温阶梯艺术中心，瞻仰城市总规划师塔曼尼扬的雕像。塔曼尼扬在 20 世纪 20 年代接手埃里温的城市规划，彼时亚美尼亚刚刚并入苏联，整座城市几乎是百废待兴。他以超越时代的眼光，依托山地地形，设计放射环状的城市框架，以阶梯艺术中心作为城市中轴线，把绿地、公共空间、人文景观串联一体，让山城的自然地貌和城市建设、艺术文化融为一体，塑造了今天埃里温舒展大气的城市样貌。一个城市的格局，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离不开一代人长远的远见。艺术中心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国的雕塑作品，多元文化在此交汇。中国艺术家岳敏君的雕塑静静立在这里，一件东方当代艺术作品落户远在高加索的山城，这也是近几十年中阿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乘电梯上行，再徒步攀登至城市最高点。山顶纪念碑巍然屹立，放眼望去，连绵群山拥抱着整座城市。一座城市，历经多少次动荡，依然扎根山野，向阳生长，背后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韧性。

随后，我们怀着沉重、敬畏的心情，来到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这段发生在 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被称作二十世纪最早的种族灾难之一。44 米高的“重生的亚美尼亚”尖碑直刺苍穹，默默纪念那段伤痛。百年岁月流转，历史不会消失。站在这里，心中对和平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回望我们国家百余年走过的曲折道路，从战乱动荡到国泰民安，来之不易。人到中年，更懂得安定与和平是最珍贵的财富。这次参观，也让这次旅行不再只是观光游览，多了一层历史的反思与家国情怀。

在路上，导游卡娅跟我们讲述她和姐姐从小学习小提琴、钢琴的故事。在并不富裕的生活条件下，她们始



图 13–5 晚餐时的亚美尼亚民族乐队表演（孙德利摄）



图 13–6 埃里温的“大巴扎”

终坚持对艺术的追求，这份纯粹让人感动。途中她播放了自己演奏的乐曲，还有脍炙人口的《马刀舞曲》。这首曲子由哈恰图良创作于 1939 年，充满热烈奔放的节奏，把亚美尼亚人坚韧、乐观、热烈的民族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段旋律，承载着一个民族几代人的文化记忆。

午后，我们走进埃里温的市井集市，感受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气息。干果市场香气四溢，热闹喧嚣，很像新疆的大巴扎。旧货集市里面，旧器物满满都是时光留下的痕迹。石榴是亚美尼亚最重要的文化符号，象征团结、繁衍、生生不息。各式各样石榴主题的手工艺品，承载着当地老百姓朴素的信仰与生活美学。

夜幕降临，欢送晚宴正式开始。嘟嘟克笛、桑图尔琴、乌德琴这些传承千年的传统乐器一一奏响，悠远空灵的乐曲回荡在大厅。孔老师随音乐起舞，丁老师跟着节奏敲打鼓点，在场每一位同行者，都被音乐感染，脸上露出轻松、快乐的笑容。这支艺术团曾经到访中国巡演，用艺术搭建起两国沟通的桥梁。近三十多年，中国与亚美尼亚交往不断加深，文化交流让两个遥远的国家慢慢走近。

这最后一日，像一个微缩的缩影：有酒里蕴含的匠心，有城市百年建设的远见，有历史留下的沉重反思，有市井烟火的朴素温暖，也有跨越国界的文化交融。旅途之中，见过喧嚣，见过沧桑，愈发觉得旅行的意义，不在于风景，而在于感悟。这段高加索之行虽然已经结束，但所见、所思、所感，都将留在记忆深处，成为人生当中一段珍贵的沉淀。

周文利 2026 年于烟台



图 13–7 埃里温阶梯艺术中心广场的中国艺术家岳敏君雕塑《笑可笑 非常笑》（孙德利摄）

于栋 | 南高加索三国：符号独立之外的转型困局



图 14–1 文章作者：于栋

南高加索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国，恐怕跟中亚五个斯坦一样，都是是后苏联空间最典型性的转型样本。三十余年的独立历程中，沙俄与苏联留下的多重遗产、外来强制植入的现代化模式、民族历史叙事的重塑、大国地缘博弈，再加上计划经济遗留的产业先天缺陷，共同交织塑造着三国的发展走向。三国实现了主权独立与文化符号的重建，却始终困于一种特殊的转型矛盾：外在的独立叙事已经成型，但物质经济基础没有完成重塑，社会集体记忆持续撕裂，曾经的工业根基



图 14–2 巴库购物中心 （黄辰摄）

更是出现整体性断裂。

沙俄的扩张完成了南高加索区域的地缘整合，搭建起近代行政体系与交通网络，把碎片化的山地公国、部落社会纳入国家治理框架。但帝国将这里定位为南部军事缓冲地带和资源供给地，重在管控与汲取，并没有给当地留下内生发展的空间。真正深刻改变社会面貌的是苏联时代。苏联带来一场“强制性的现代化”：城市规划、供水供电、全民义务教育、普惠医疗体系落地生根，把传统山地农业社会改造为工业城市化社会，今天三国的城市基建、基础人才储备，大多源自这一时期。

可这套现代化模式先天带有结构性短板。按照全苏统一分工，各地工厂只负责产业链当中的部分环节，原料、零部件、销售市场分散在不同加盟共和国。一旦苏联解体，跨区域协作网络瞬间瓦解，大批工业企业直接失去生存条件。与此同时，为维系苏维埃共同体认同，苏联对各民族中古历史进行裁剪改写，也为独立之后的历史观念冲突埋下伏笔。

受分工定位不同，三国的产业衰败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阿塞拜疆是南高加索的能源重工业中心，巴库油气开采、苏姆盖特化工联合体服务整个苏联。独立之后，



图 14–3 格鲁吉亚周末游行的人们 （丁宏伟摄）

油气开采借助外资得以延续，可配套的机械制造、下游化工产业快速萎缩，苏姆盖特大片废弃厂区留下严重的化工污染。国家经济不断向油气出口收缩，制造业持续弱化，落入资源依赖的困境。

格鲁吉亚被定位为亚热带农产品基地和区域配套工业中心，茶叶、葡萄酒等轻工业基础较好，鲁斯塔维冶金、机车与载重车辆制造等重工业，却高度依赖外部输入矿石与能源。苏联的统一订单消失后，众多工厂厂房闲置衰败，多数食品加工企业倒闭，只有少数葡萄酒企业完成市场化生存。独立初期基础设施崩坏，即便是首都也频繁断电。大量技术人才向外流失，经济快速转向旅游、物流、初级农产品。除此之外，政商深度结合的寡头群体把持银行、港口、文旅等核心资源，资本更偏爱回报快的服务业与贸易，不愿投入周期长、风险高的制造业，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工业复苏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亚美尼亚则承担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的分工，埃里温奈里特化工厂、阿拉韦尔迪铜－钼冶炼厂是两大支柱。工厂生产的产品大多运往其他加盟共和国做深度加工，厂区催生工人社区，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解体之后供应链断裂，奈里特化工厂私有化之后被闲置，成为大面积工业废墟；阿拉韦尔迪冶炼厂几经产权更迭，大部分

旧厂房废弃，2021 年冶炼生产彻底停止。大批工人失去岗位，专业技术在本土无用武之地，青壮年不断向外移民，工矿遗留的重金属污染，长期威胁当地水土与居民健康。

获得独立后，重构民族历史叙事，成为三国构建国家身份的重要方式。通过修订教科书、改造城市纪念空间、修缮古迹、调整公共节日，新的集体记忆被自上而下建立起来。阿塞拜疆改革文字体系，降低俄语的公共地位，挖掘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的历史遗存，结合突厥文化脉络梳理自身历史，将沙俄、苏联统治视作外部干预，并以此支撑纳卡地区的领土叙事，油气经济也被赋予民族复兴的内涵。

格鲁吉亚在公共叙事中回望中世纪王国的辉煌，突出基督教文明属性，更多强调苏联时期的民族创伤，将“回归欧洲”作为发展方向。在哥里斯大林博物馆，通过跟工作人员聊天，直观体会到这个国家内部巨大的代际认知鸿沟：经历过苏联时期的中老年人，怀念当年稳定的就业与社会保障，对工业化时代抱有温情记忆；成长于独立时期的年轻人，受领土冲突现实影响，更多将苏联视作外来压迫，更加向往西方发展模式。而寡头经济带来的社会流动困境，进一步放大记忆裂痕，社会很难形成统一的历史共识。

亚美尼亚着力构建从古代乌拉尔图到基督教立国的民族脉络，把奥斯曼时期的大屠杀确立为核心民族创伤，苏联时期的工业成就，则逐步淡出公共话语。

梳理三国的叙事建构，可以看到共通的现实矛盾。部分民族历史论述由于依托尚未完全定论的史学假说，受古代史料有限的局限，无法自洽；各国叙事相互排斥，不断加剧领土与地缘层面的对立。其次是官方叙事和普通人个体记忆的割裂：公共话语往往把沙俄、苏联整体定义为外来的“历史中断阶段”，但很多普通人的人生、家庭、职业都扎根于苏联工业化时代，下岗工人的经历，很难在官方历史叙述中得到安放。另外，废弃工业遗产



图 14–4 于栋在巴库火神庙（火祠）（丁宏伟摄）

成为难以破解的现实难题：老旧厂区污染严重，改造耗资巨大；私有化浪潮中资本倾向囤地套利，不愿投入修复。于是出现极具反差的景象：政府在首都修建现代地标建筑，城郊却散落着大片荒芜的污染厂区，成为转型并不彻底的物质印记。

外交层面，三国都向往西方的制度与发展模式，希望对接欧洲获得支持。但现实中又很难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力，俄罗斯在区域安全、跨境交通、能源供给、劳工侨汇方面依旧发挥重要作用。即便纳卡战争改变了亚美尼亚的对俄认知，两国之间经济、人口层面的联系依旧客观存在。随着土耳其、伊朗加大区域介入力度，南高加索不再由俄罗斯单一主导，多方博弈之下，平衡外交成为三国的现实选择，既无法彻底远离俄罗斯，也难以完全实现西向转型。

历史观念撕裂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民生危机。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资本热衷于套利而非复产重建，工业衰落带来技术性失业，人口持续外流，形成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

总体来看，南高加索三国已经完成政治主权与文化符号层面的独立，却还没有实现产业经济自立，也没能完成社会认知的整合。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如果区域



图 14–5 亚美尼亚大屠杀纪念碑 （胡继晔摄）

冲突趋于缓和，依托“中间走廊”的区位优势开展跨境合作，培育本土高附加值产业，以更加辩证的视角看待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就有机会走向更为完整的转型。倘若地缘对抗持续，人口流失、产业空心化、历史认知分裂等结构性问题得不到化解，国家便会长期停留在外表光鲜、内核空心的不完全转型状态。

南高加索的经验带给我们启示：拆除旧时代符号、改写历史叙事、修建现代化地标，不等于完成现代化转型。真正的国家转型，需要历史认知、物质遗产、产业体系、民生保障、地缘安全之间达成多重自洽，而这条道路，注定长且难。



于栋和娜娜在阿塞拜疆舍基马尔哈尔（Marxal Resort & Spa) 酒店门口合影 （胡菁摄）



亚美尼亚埃里温国民烤肉 霍罗瓦茨 （孙德利）







戚红 塞凡湖修道院（Sevanavank） 戚峻熙摄



亚美尼亚埃奇米阿津主教座堂（Mother Cathedral of Holy Etchmiadzin），世界文化遗产（孙德利摄）







于栋在格鲁吉亚哥里附近的乌普利斯齐赫（Uplistsikhe）古城遗址（黄辰摄）

右上图：格鲁吉亚 库塔伊西白桥上的《毕加索的男孩》雕像（黄辰摄）；右下图：阿塞拜疆沙马基朱马清真寺前稚语，风伴童真（丁宏伟摄）



胡继晔教授在乌普利斯齐赫（Uplistsikhe）古城遗址（古代洞穴城，其意思位“上帝的堡垒”）（黄辰摄）



俄格友谊纪念碑，一山一碑一段往事（丁宏伟摄）



格鲁吉亚编年史纪念碑，时空穿越 （丁宏伟摄）



海滨夜景远眺火焰塔（丁宏伟摄）



《夜色阑珊》（戚红摄影）













加尼神庙（黄辰摄）

加尼神庙
Temple of Garni

加尼神庙（Temple of Garni）位于首都埃里温以东约 30 公里处加尼村，坐落在阿扎特河峡谷上方一三角形玄武岩台地上，地势险要，兼具防御与宗教功能。该遗址是加尼要塞的核心建筑，其定居史可追溯至青铜时代，公元前 8—6 世纪已纳入乌拉尔图王国版图，并发现楔形文字铭文。

现存神庙主体通常被认为建于公元 1 世纪后期。据 1945 年出土的希腊文铭文，亚美尼亚阿尔萨息王朝国王提里达特一世（Tiridates I）（约公元 52—88 年在位）于其统治第 11 年（约公元 77 年）建造了该建筑，铭文称其为“神庙与坚不可摧的堡垒”。另有 5 世纪史家将其归于提里达特三世，但主流学界倾向于前者。公元 301 年亚美尼亚基督教化后，绝大多数多神教神庙遭毁，加尼神庙却因改建为王室夏宫得以幸存，直至 1679 年大地震中严重坍塌。

在建筑形制上，加尼神庙是亚美尼亚境内唯一现存的古典希腊廊柱式建筑，亦为前苏联地区唯一完整保存此类形制的遗存。其四周环绕 24 根罗马爱奥尼式石柱（柱身无 24 根凹槽）（前后各 6 根，两侧各 8 根），柱高约 6.54 米，整体高约 10.7 米，内室平面约 15.7 米 ×11.5 米。建筑通体采用本地青黑色玄武岩，以精密榫接工艺砌筑，未使用灰浆。檐口与楣梁饰有狮首及棕榈叶浮雕，入口两侧基座有阿特拉斯（Atlas）[1] 浮雕承托。遗址建筑群还包括罗马浴场（保留希腊神话场景马赛克地坪）、宫殿废墟及中世纪教堂等。

关于神庙的功能定性，学界存在持久争议。传统观点将其视为供奉太阳神米赫尔（Mihr）「相当于太阳神密特拉（Mithra）」的神庙；有学者依据形制与小亚细亚墓葬建筑的相似性，提出其为罗马化国王的陵墓（可能为公元 2 世纪的索哈埃穆斯），此假说亦可用于解释其在基督教化后的幸存——作为墓葬而非崇拜场所，未直接触犯基督教禁忌。另有研究主张超越二元分类，从物质性视角将其理解为罗马、区域与地方多重传统交汇处的纪念性建筑。

考古工作始于 20 世纪初，1949 年后由亚美尼亚科学院系统开展。1969—1975 年，亚历山大・萨希尼安[2](Alexander Sahinian) 主持采用复原法（Anastylos）对神庙进行大规模重建，约三分之一构件为原物，其余为新制，萨希尼安因此获国家奖。2025 年，亚美尼亚政府将加尼考古综合体与相邻的“玄武岩风琴”柱状节理作为混合遗产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目前意大利团队正对浴场马赛克进行保护修复。

加尼神庙是基督教传入亚美尼亚之前最重要的建筑和象征，代表着该国与希腊—罗马文明圈的历史联结，同时作为全球最东端的完整希腊化神庙，它既是重要旅游胜地，也是亚美尼亚新多神教（一种接近于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朝圣中心。该遗址从青铜时代聚居地经乌拉尔图、大亚美尼亚至基督教时代的层累序列，生动见证了高加索地区多元文明交汇、冲突与融合的漫长历史进程。

孙德利根据维基百科整理

1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擎天之神”。

2　亚历山大・萨希尼安 (Alexander Sahinian)，苏联亚美尼亚建筑史家。1958 年至 1982 年间担任亚美尼亚科学院艺术研究所建筑系主任。



加尼神庙



“石头交响曲”柱状玄武岩岩壁，与加尼神庙一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右侧是阿扎特古桥（Bridge Azat），亚美尼亚加尔尼峡谷的中世纪单拱石桥，石桥为黑色凝灰岩建造，11–12 世纪修建，拱跨约 10 米，架在阿扎特河之上，和加尼皇家浴场同属一条河流。（黄辰摄影）





深坑修道院
Khor Virap

深坑修道院（亚美尼亚语 Խոր Վիրապ，意为“深坑”或“深牢”）是亚美尼亚最著名的宗教圣地之一，位于亚拉拉特平原上一座小丘之上，距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以南约 30 公里。修道院紧邻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封闭边境，距离边界仅约 100 米，由俄军边防部队驻守。从这里可以眺望圣经中记载的亚拉腊山[1]——尽管这座圣山如今位于土耳其境内。

修道院坐落在古代亚美尼亚首都阿尔塔沙特（Artaxata）的遗址之上。阿尔塔沙特由阿尔塔什斯一世（Artashes I）于公元前 180 年左右建立，是阿尔塔什斯王朝的首都。

深坑修道院的显赫地位源于一段改变亚美尼亚历史的事件。据传统记载，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Tiridates III）曾将圣格里高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即“启蒙者格里高利”）囚禁于此处的一座深坑地牢中长达约 13 至 15 年。格里高利获释后，成功引导国王皈依基督教。公元 301 年，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的国家。这一事件使深坑修道院成为亚美尼亚使徒教会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

修道院的建筑始于 642 年，由建筑师内尔塞斯三世（Nerses III the Builder）在圣格里高利被囚禁的地点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以纪念这位圣人。几个世纪以来，修道院屡经重建。现存的主要建筑建于 1662 年，包括名为“圣阿茨瓦茨津”（St. Astvatsatsin，意为“圣母”）的大教堂。教堂围绕旧教堂的废墟而建，此外还包含修士宿舍和食堂等建筑。修道院曾是神学院所在地，也曾是亚美尼亚天主教徒的驻锡之地。

如今，保存至今的地牢入口位于 1661 年修建的圣格里高利小教堂内。地牢深度约 3 至 6 米。游客可以沿着狭窄的金属梯子下到地牢内部，亲身感受圣格里高利当年被囚禁的环境。深坑修道院不仅是亚美尼亚基督教信仰的象征，也是亚美尼亚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每年吸引大量朝圣者和游客前来参观。

1　亚拉拉特山（圣经中常译为亚拉腊山），亚美尼亚文化中是至关重要的精神象征，常被称为“圣山”并出现在亚美尼亚国徽上，在《圣经・创世记》的记载中，著名的诺亚方舟在大洪水后最后停泊的地方就在这座山上。

孙德利根据英文和俄语维基百科资料整理







塞凡湖修道院 世界文化遗产



賽凡修道院
Sevanavank

塞凡修道院位于亚美尼亚格加尔库尼克省塞凡湖西北岸的一座半岛上，毗邻塞凡镇。该处原为湖中一小岛，后因斯大林时期实施的人工排水工程致使湖面下水位降约二十米，岛屿遂与陆地相连而形成半岛，修道院建筑群即分布于这一半岛之上。其名称“Sevanavank”直译为“塞凡的修道院”，源于湖名与亚美尼亚语“修道院”（vank）的组合。

修道院的基督教渊源可追溯至亚美尼亚王国基督教化初期。据传统记载，公元 305 年，启蒙者圣格里高利于一多神教神庙旧址上兴建了一座小教堂。至 8 世纪末，数名修士于岛上定居，建造了修行单室与小礼拜堂，此后修士人数渐增，修道院遂步入大规模建设阶段。现存建筑的主体始建于公元 874 年，由巴格拉图尼王朝公主玛丽亚姆——即国王阿肖特一世之女、格加尔库尼克亲王瓦萨克·加布尔的遗孀——捐资兴建。其时亚美尼亚正致力于摆脱阿拉伯人的统治，巴格拉图尼王朝治下的两百年间，经济文化繁荣，修道院建设蔚然成风，塞凡修道院即为此潮流的代表性产物。

在历史进程中，塞凡修道院兼具军事与政治要冲之地位。亚美尼亚国王阿肖特二世（绰号“铁王”）曾一度驻跸于此，并于修道院墙外迎击来袭的阿拉伯军队，即著名的塞凡战役。修道院僧侣亲身参与战事，战后将胜利归因于天意护佑，此事件亦强化了修道院在民族记忆中的神圣性。在文化层面，修道院长期为亚美尼亚世界的重要教育中心之一。据 1830 年法国高加索探险家让·马里·肖邦记载，院内戒律极为严格，禁食肉、酒，并严禁修士接近青年与妇女。至 1850 年，仍有探险家记述修道院中手抄本抄写工作尚在进行，表明其缮写传统延续至近代。16 至 17 世纪间，修道院围墙屡遭毁坏，此后渐趋衰微。

修道院建筑群主要由两座教堂构成：圣使徒教堂与圣母教堂。两者均为十字形平面布局，饰以八角形鼓座，外观颇为相似。圣使徒教堂建于 874 年，而圣母教堂的起源则可追溯至 305 年之原始教堂。毗邻两堂者为一座加维特（即亚美尼亚教堂前厅）的遗迹，其屋顶原由六根木柱支撑，该加维特的残存构件及柱头现藏于埃里温历史博物馆；此外，圣使徒教堂一扇雕刻于 1486 年的胡桃木门亦存于该馆。1956 至 1957 年间，修道院曾进行修缮与部分重建，以维护其结构完整性。

苏联时期，修道院被废弃，1930 年最后一名修士离岛而去。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修道院始得修复并恢复宗教活动，现设有以瓦兹根一世命名的神学院。因排水工程使半岛形成后交通大为改善，加之与首都埃里温之间公路与铁路连接便利，塞凡修道院已成为亚美尼亚最受游客青睐的历史遗迹之一，既承载着深厚的宗教与文化传统，亦见证了该国从中世纪至近现代的沧桑变迁。

孙德利根据英文和俄语维基百科



格鲁吉亚导游玛卡 & 嗖嗖爷爷（孙德利摄）



巴统爱情雕塑《阿里与尼诺》（孙德利摄）



黄辰、周立英、周文利在卡兹别克修道院前合影（戚红摄）





上图：第比利斯老城画廊； 下图：第比利斯晚餐 ；



格鲁吉亚西格纳吉圣妮诺修道院



圣烛微光（丁宏伟摄）



格鲁吉亚老街《塔玛达祝酒主持人》（Tamada）铜像（黄辰摄）



亚美尼亚阿拉韦尔迪・米高扬兄弟（ＭＩＧ–21）博物馆前合影



亚美尼亚的梅斯罗普 . 马什托茨古代手稿博物馆前合影（孙德利摄）



巴库海滩浴场 （孙德利摄）



第比利斯老城街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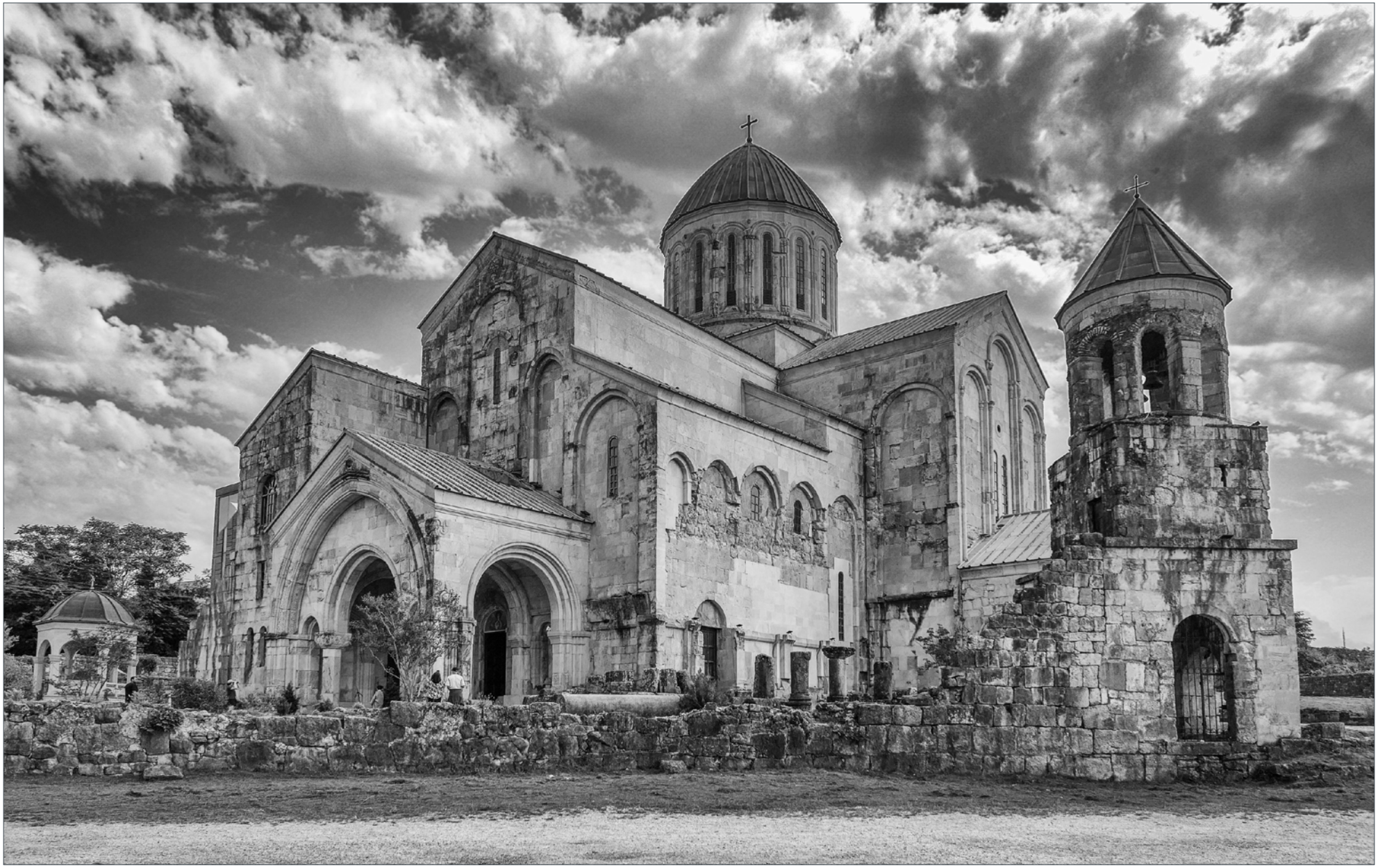
阿塞拜疆巴库老城尼扎米文学博物館露天庭院一角　（丁宏伟摄）



亚美尼亚 博物館 良渚文明全景 VR 体验



阿塞拜疆巴库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阿塔什加火神庙遗址



格鲁吉亚库塔伊西巴格拉特大教堂（于栋摄）


ᲒᲝᲗᲐ ᲠᲣᲡᲗᲐᲕᲔᲚᲘᲡ
ᲡᲐᲮᲔᲚᲛᲬᲘᲤᲝ ᲣᲜᲘᲕᲔᲠᲡᲘᲢᲔᲢᲘᲡ
ᲛᲠᲐᲕᲐᲚᲬᲚᲝᲕᲐᲜᲘ
ᲡᲐᲮᲔᲚᲛᲬᲘᲤᲝ
ᲕᲔᲤᲮᲘᲡ ᲧᲐᲯᲐᲨᲘ
ᲝᲗᲐᲠ ᲗᲐᲕᲐᲫᲔ
ᲓᲘᲓᲘ ᲚᲘᲠᲘᲣᲛᲘᲡᲐᲜᲘ
ᲝᲗᲐᲠ ᲚᲘᲛᲐᲜᲐᲕᲐ

格鲁吉亚传统舞蹈表演



一隅温柔 （丁宏伟摄）



格鲁吉亚的编年史纪念碑



堂吉诃德 & 堂吉诃德和桑丘



阿塞拜疆 夏宫彩色玻璃工作坊（丁宏伟）



亚美尼亚迪利然字母木雕手工艺大师（孙德利摄）



石墙上的高加索青少年（丁宏伟）



石垣相伴，岁月相依（丁宏伟）



兹瓦尔特诺茨教堂遗址，这座遗址原是公元 643–652 年修建的兹瓦尔特诺茨教堂，它曾是一座高约 45 米的三层圆形穹顶宗教建筑，代表了中世纪早期亚美尼亚建筑的最高成就，在 10 世纪的地震中主体坍塌沦为废墟，2000



年它作为“埃奇米阿津大教堂和教堂群及兹瓦尔特诺茨考古遗址”的组成部分，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从左至右分别是：丁宏伟、刘佳琳、于栋、向阳、周立英、胡继晔、周文利、孙德利（黄辰摄）

后记



丁宏伟

旅行的形态，映照着一个人内心成长的刻度。回望走过的路，从观光旅游到休闲度假再到 “游历”，是出行方式的递进和跃迁，从“我来过、我见过”的打卡，到身心松弛的满足，再到以脚步丈量文明、以认知丰富灵魂的深层学习。

观光游曾是“温饱型”的出行，满足于在最短时间覆盖最多景点。人与人只是拼车、拼团、拼餐、拼住的暂时结合，行程一结束，关系便如露水消散。休闲游向前迈了一步，不再执着于景点数量的累积，转而追求放松与志趣的共鸣。同行的“拼”成了主动的选择，旅途开始有了“和谁在一起”的温度。当旅行进入“游历”的层面便有了更本质的不同：带着各自的研究、建议与领悟上路，在历史的废墟前、河谷的风声里现场分享、碰撞与共建，互为师长，也互为同学，完成一次次深层学习。这是管理自我、学习未知、交流灵魂的综合性实践，并在彼此的映照与文明的褶皱中，重新获得更丰盈的自我。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2026 年 7 月 28 日，我们从北京起飞，降落在里海西岸的巴库。8 月 10 日，行程在埃里温的酒香与《马刀舞曲》的节奏中落幕。十三天，三个国家：从“火之国”长明不熄的圣火出发，沿格鲁吉亚军事公路翻越大高加索，在巴统的黑海里被一场骤雨淋透，再登上亚美尼亚高原，遥望亚拉拉特山的雪顶。外高加索这片文明的十字路口、时间的褶皱，过于丰厚，过于复杂，恰好容得下我们一次“游历”的雄心。里海与黑海之间这片狭长的土地，我们用脚步、用味蕾、用镜头、用文字，细细过了一遍。

这本小册子，便是这一趟的存档。从十四篇日记体游记，到一篇纵览三国百年转型的观察，再到附录里数条考据严谨的遗产词条，全书每个字都出自团员之手，分布于书页间的几百张照片，也几乎全部来自大家的随手记录。有人写火、有人写酒、有人写雪山与传说、有人写雨中的海、一杯陌生的红茶、停电教堂里的一簇烛光。文风各异，拼起来却是同一段旅途，正如高加索本身，波斯、突厥、俄罗斯、希腊的文明层累交错，成就了它的丰饶。

借成书之际，谨致谢意。感谢立英、胡菁、于栋、佳琍老师以及所有按下快门的团友，每一张照片都是珍贵的纪念，感谢同行伙伴中的每一个人，清晨在圣殿里静默的，黄昏在石阶上眺望的，酒杯举起时起舞的，雨幕里彼此递伞的。孔嘉老师出发时的“四旅”之愿，体验、学习、交友、分享，一样都没有落空。

序言里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答曰：不断地跨过边界。十三天走下来，我们或许可以补一句：边界跨得越多，越明白赫尔墨斯守护的那份“自由”，不只在远方的地平线上，也在人与人相认的瞬间，一句笨拙的问候，一次手机上的语音翻译，一杯递到手中的热茶，一声响亮的 “I believe in God”。

高加索的风已经吹远，山、海、火与人，都留在了这本册子里。愿多年以后重新翻开它，我们仍能闻到红茶的暖香，听到木卡姆的余韵，想起雪山之巅的沉默、老城暮色的温柔，还有彼此的笑容。愿下一场跨越，不必等太久。

丁宏伟

2026 年 8 月 12 日于北京



卡兹别克圣三一教堂，建于 14 世纪，海拔 2170 米， 黄辰摄